晏子春秋集解



廣益書局刊行

0014599

序

晏子八篇。見藝文志。後人以篇爲卷。又合雜上下二篇爲一。則爲七卷。見七略。（史記正義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及隋唐志。宋時析爲十四卷。（玉海四作二誤）見崇文總目。實是劉向校本。非僞書也。其書與周秦漢人所述不同者。問下景公問晏子轉附朝舞。管子作桓公問管子。昭公問莫三人而迷。韓非作哀公。諫上景公遊於麥邱。韓詩外傳新序。俱作桓公。問上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患社鼠。韓非道苑俱作桓公問管仲。問下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家語作問於孔子。此如春秋三傳。傳聞異辭。若是僞書。必采錄諸家。何得有異。唐宋已來傳註家多引晏子問上云。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藝文類聚作出則賣重寒熱。入則矯謁奴利。一作出則賣寒熱。入則比周。雜下。繁組馳之。文選註作翠驛而馳。韓非作煩。且諫下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後漢書註作持楯而再搏猛虎。問上。仲尼居處惰倦。意林作居陋巷。諫上天之降殃。固於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太平御覽作當彊爲善。（此誤當字爲當又誤斷其句）此皆唐宋人傳寫之誤。若是僞書。必采錄傳註。何得有異。且晏子文與經史不同者數事。詩載驂載駟。君子所屆。箋訓屆爲極。諫上則作誡。以箴駕八非

制。則當以誠愼之義爲長。諫上。景公游於公阜。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日暮四面望。睹彗星。云。夫子一日而三責我。雜下又云。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是爲一時之事。左傳則以古而無死據與我和之言。在魯昭二十年。其齊有彗星降。在魯昭二十六年者。蓋緣陳氏有施之事。追遡災祥及之耳。此事本不見春秋經。然則彗星見。實在昭二十年。齊景之二十六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誤在魯昭二十六年。齊景之三十二年。非也。問下。越石父反裘負薪。息於塗側。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呂氏春秋及新序。則云齊人累之。亦言以負累作僕。實非攖罪。史記則誤云越石父在縲紲中。又非也。我若引詩武王豈不仕。仕作事。引左傳蘊利生孽。蘊作怨。國之諸市。作國都之市。皆足證發經義。是以服虔鄭康成郭璞註書多引之。書中與管列墨荀孟韓非呂覽淮南孔叢鹽鐵論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列女傳風俗通諸書。文辭互異。足資參訂者甚多。晏子文最古質。玉海引崇文總目十四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爲書。故卷帙頗多於前志。蓋妄言矣。晏子名春秋。見於史遷孔叢子順說及風俗通。疑其文出於齊之春秋。卽墨子明鬼篇所引嬰死。其賓客哀之。集其行事成書。雖無年月。尙

仍舊名。虞卿陸賈等襲之。書成在戰國之世。凡稱子書。多非自著。無足怪者。儒書莫先於晏子。今荀子有楊倞註。孟子有趙岐註。唯晏子古無註本。劉向分內外篇亂其次第。意尙嫌之。世俗所傳本。則皆明人所刊。或以外篇爲細字。附著內篇各章。或刪去詆毀仲尼及問棄諸章。譌謬甚矣。惟萬歷乙酉。沈啓南校梓本。尙爲完善。自初學記文選註藝文類聚後漢書註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皆具於篇。末章所缺。又適据太平御覽補足。既得諸本是正文字。恐或疑其臆見。又爲音義於後。明有依據。定爲八篇。以從漢志。爲七卷以從七略。雖不能復舊觀。以爲勝俗本遠矣。善乎劉向之言。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是以前代入之儒家。柳宗元文人無學。謂墨氏之徒爲之。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其誤。可謂無識。晏子尙儉。禮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其居晏桓子之喪盡禮。亦與墨異。孔叢云。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儒之道甚大。孔子言。儒行有過失。可徵辨而不可面數。故公伯寮愬子路。而同列聖門。晏子尼谿之阻。何害爲儒。且古人書。外篇半由依託。又劉向所謂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惡得以此病晏子。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十月晦日書。

晏子春秋集解目次

內篇諫上……二
內篇諫下……一七
內篇問上……三〇
內篇問下……四三
內篇雜上……五四
內篇雜下……六六
外篇上……七七
外篇下……九一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晏子春秋集解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夭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椾。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

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內篇諫上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於行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於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爲逆。並國而不爲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爲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於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淩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身立威彊。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

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弒君。而禮不使也。禽獸以力爲政。彊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爲政。彊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湎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酲。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人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爲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爲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爲國矣。願君節之也。　景公飲酒。七

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於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於氓。致任器於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飢氓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飢餓不得糟糠。敝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卹。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饜芻豢。三保之妾。俱足粱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晏奉數之筴。以隨百官之吏。民飢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於塗而不能逮。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於氓。任器存於陌。公驅及之康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於途。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

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橑。使足以畢霖雨。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飦肉。辟拂嗛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薪橑萬三千乘。懷寳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鐘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謝於下陳。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晏子朝。杜扃望羊待於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扃入歌人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必夫故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顧夫淫以鄙而偕亡。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

景公燕賞於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

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於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於己者愛之。逆於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惰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禄。所收者三也。

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說頌也。曰。比死者。勉爲樂乎。吾安能爲仁而愈黥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於國。外寵之臣。矯奪於鄙。執法之吏。並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隱情奄惡。蔽諂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

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也。

翟王子羡臣於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閨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爲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羡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衞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羡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爲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爲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於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驂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爲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於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發滅。孤寡不振。而聽嬖

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爲讎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嬖人嬰子。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爲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傅爲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傅爲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淳于人納女於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於邪。導之以義。而勿湛於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饜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爲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

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疥且瘧。期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於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於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余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游於麥邱。問其

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於是賜封人麥邱以爲邑。

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之主。帝王之君也。公卽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於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於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於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於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德。神將降福於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衆。諸侯戴之以爲君長。百姓歸之以爲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德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爲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

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説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於內。不知。出以易諸侯於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於東。而拘裔款於國也。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將觀於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於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

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爲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於德而并於樂。身溺於婦侍。而謀因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擧。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於衆。肆欲於民。而誅虐於下。恐及於身。嬰之年老。不能待於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

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於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出游於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爲善。仁者

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銚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爲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於樂。政不飾而寬於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茀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說。及晏子卒。公出。背而泣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景公出游於寒塗。睹死胔。默然不問。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游。睹饑者與之食。睹疾者與之財。使令不勞力。籍斂不費民。先君將游。百姓皆說曰。君當幸游吾鄉乎。今君游於寒塗。據四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斂。盡力不能周役。民氓饑寒凍餒。死胔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驕泰

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此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之。嬰懼公族之危。以爲異姓之福也。公曰。然。爲上而忘下。厚籍斂而忘民。吾罪大矣、於是斂死骴。發粟於民。據四十里之民、不服政。其年。公三月不出游。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令所睹於塗者。無問其鄉。所睹於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之時。熒惑守於虛。期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熒惑。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晏子曰。虛。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於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讒人反昌。百姓疾怨。自爲祈祥。錄錄彊食。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有芒。熒惑回逆。孽星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爲之若何。對曰。盍去冤聚之獄。使反

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孽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者之言也。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間。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景公畋於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

急帶。曰。夫子何爲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爲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於是罷畋而歸、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民也。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於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懼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

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內篇諫下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圄。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勑其功乎。則嬰有壹妄能書。足以治之矣。君將使嬰勑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不說。曰。勑其功則使壹妄。勑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於左右。左右爭之。甚於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

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知。鐘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飢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女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廓之民賤妾。請有道於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於色乎。何爲老而見犇。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莅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禽獸傷人民。不爲草木傷禽獸。不爲野草傷禾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於民而法於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彊淩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鱉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於民。苟可法於國而善益於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爲之收。亦宜矣。甚乎

令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爲子言之於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而復於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餒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於衆。而三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君亦聞吾先君丁公乎。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曰。自莅之。有輿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以衆圍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者寬惠慈衆、不身傳誅。令舍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之囚。

景公令兵摶治、當臘冰

月之閒。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爲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爲間。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於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師殺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晏子使於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延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何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溼。君爲壹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邪。　景公爲長庲。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拂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爲賜。而誡於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庲。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爲長庲之役。二年未息、又爲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臣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頃宮。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谿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於乾谿。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迹。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庲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罪於百姓深也。於是令勿委壞餘財。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春夏游獵。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游獵。奪民農時、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欲遂吾所樂。卒無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於游田、故國昌而民安。楚靈王不廢乾谿之役。起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革。將危社稷。而爲諸侯笑。臣聞忠不避死。諫不違罪。君不聽臣。臣將游矣。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未幾。朝韋冏解役而歸。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臣聞介胄坐陳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令

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君不勝欲。旣築臺矣。今復爲鐘。是重斂於民。民必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

景公奏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而以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爲。對曰。夫禮者。民之紀。紀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　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絇，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冬輕而暖。夏輕而淸。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節。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爲善者其賞厚。苦

身爲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使不得入。公撤履。不復服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於愛民。果於行善。天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說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於隅肶之削。冠無觚羸之理。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紩衣攣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櫓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爲益敬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於動作。服之輕重。便於身。用財之費順於民。其不爲櫓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爲穴者。以避溼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溼。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爲讎。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極汙池之深。而不止。務於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而讎矣。若臣之慮。恐國之

危、而公不平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景公爲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球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公又曰、昔管文仲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維翟人與龍蛇比。今君橫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在霸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球玉而亂首被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君。而壹心於邪。君之魂魄亡矣。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裔款。以室之成告寡人。是以竊襲此服。與據爲笑。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蘖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

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侻而不駔。可以導衆。其動作侻順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爭學其容。今君之服䮫華。不可以導衆民。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

晏子朝、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

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聾瘖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且合升斗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綈以成幃幕。大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陛。忿然而作色不說。曰。孰爲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於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今高從之以罪。卑亦從以罪。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爲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爲奢侈也。故節於身。謂於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爲璿室玉門。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爲頃宮靈臺。卑狹者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於夏殷之王。民力殫乏矣。而不免於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公曰。善。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以爲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臺。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死。夫婦哭。非骨肉之親也。爲其利之大也。欲知

把齊國者。則其利之者邪。公曰。然。何以易。對曰。移之以善政。今公之牛馬老於欄牢。不勝服也。車蠹於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襦袴。朽弊於藏。不勝衣也。醯醢腐。不勝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鬱而不勝食。又厚藉斂於百姓。而不以分餧民。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於人。不如請於己也。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挹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梱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說曰。古之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宮室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宮者也。今君侈爲宮室。奪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游。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

之曰菑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菑哀。菑憂者怨。菑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昔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逢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解衰去絰。布衣縢屨。元冠茈武、踊而不哭。躃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於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為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為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閒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斂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斂而不以聞。吾之為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刁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斂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溺己。愛失則傷

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卽畢斂不留生事。棺槨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慚入吾國。本朝之臣。慚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斂。謂之僇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胔。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僇胔。此之爲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於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則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道。導親於父兄。有禮於羣臣。有惠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之忠。爲子之道。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慈惠於衆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爲妻之道。使其衆妾皆得歡忻於其夫。謂之不嫉。今四封之

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撼盡力以愛君。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籍斂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於百姓。而權輕於諸侯。而乃以為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制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

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侍。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勇多則弒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者。晏未之聞也。景公曰。善。迺飾射。更席。以為上客。終日問禮。

內篇問上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邪。晏子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聽賃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愎諫傲賢者之言。不能威諸侯。倍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而公不用。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期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　莊公將伐晉。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說。晏子辭不爲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蓼藿。門外生荊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茲於兌。期而民散。身滅於崔氏。崔氏之期。逐羣公。及慶氏亡。　景公舉兵欲伐魯。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今君好酒

而辟德。無以安國，厚藉斂。意使令。無以和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景公伐鞌。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於鞌。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實。故用智者不偷業。用力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於是破鞌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是上獨擅名。利下流也。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甲兵。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德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於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羣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讎敵進

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興。公曰、然則何若對。曰。請卑辭重幣。以說於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失爲己。爲人者重。自爲者輕。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在爲人而諸侯爲役。則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己矣。故晏子知道矣。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於下。霣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則何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章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

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乂齊國。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糾合兄弟。撫存翌州。吳越受令。荆楚惛憂。莫不賓服。勤於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伍。治徧細民。貴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罷。佞不吐愚。舉事不私。聽獄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鰥寡無饑色。不以飲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節取於民。而普施之。府無藏。倉無粟。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於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怨諸侯。臣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今君疏遠賢人。而任讒諛。使民若不勝藉。斂若不得厚。取於民而薄其施。多求於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而禮悖於諸侯。菽粟藏深。而怨積於百姓。君臣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

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莒之

細人、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能事其上。上下不能相收。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之觀也。莒其先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爲義。下之妥妥也。奄然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鄒滕雉奔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强。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鄰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旣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爲幾。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於民。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筐篋之藏、國人負攜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

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珪璋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以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偪山林。節飲食。無多畋漁以無偪川澤。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偪山林。羨飲食。多畋漁以偪川澤。是以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罪。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於是廢公阜之游。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畋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鄰國忘之。百姓親之。晏子沒而後衰。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何如。晏子對曰。薄於身而厚於民。約於身而廣於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於樂。不遁於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

而不貲焉。爲政尙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尙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市買悖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殫。積邪在於上。蓄怨藏於民。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而公不圖。公曰。善。於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業土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靡。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於上不違天。謀於下不違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謀。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不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於民。及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羞

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問雖日危。尚可以沒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

景公問晏子曰。莅國治民。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敕民。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若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爲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爲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富則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易退也。其下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景公問晏子曰。爲君身尊民安、爲臣事治身榮。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爲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爲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事治而身榮。公又問爲君何行則危。爲臣何行則廢。晏子對曰。爲君厚藉斂而託之爲民。進讒諛而託之用賢。遠公正而託之不順。君行此三者。則危。爲臣比周以求進。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從君不陳過而求親人。臣行此三者。則廢。故明君不以邪觀民。守則而不虧。立法儀而不犯。苟有所求於民。而不以身害之。是故刑政安於下。民心固於上。故察士不比周而進。不爲苟而求。言

無陰陽。行無內外。順則進。否則退。不與上行邪。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晏子對曰。嬰人臣也。公曷爲出若言。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曰。縵密不能蔍苴學者詘。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善人不能戚惡人不能疏者危。交游朋友從無以說於人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爲者餧。修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此足以觀存亡矣。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行己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莅衆。衣冠無不中。故朝無奇僻之服。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僞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政任賢。其行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在上不犯下。在治不僻窮。從邪害民者有罪。進善舉過者有賞。其政刻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不從欲以勞民。不修怒而危國。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私義。下無竊權。上無朽蠹之藏。下無凍餒之民。不事驕行而尚司。其民安樂而尚親。賢君之治國若此。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其教令。

而先之以行義。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辟。所求於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守於民財。無虧之以利。立於儀法。不犯之以邪。苟所求於民。不以身害之。故下之勸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實。苟所禁於民。不以事逆之。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愛民爲法。下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遺。此明王教民之理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說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僞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揜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於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揜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明言行之以飾身。僞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

微爲之偶。求君偪邇而陰爲之與。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僞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取。鄙乎予。歡乎新。慢乎故。悋乎財。薄乎施。覩貧窮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厚。積豐義之養。而聲矜卹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身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已不難非之人。無之已不難求之人。其言彊梁而信。其進敏遜而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藉斂殫百姓。四時易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賞。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潔身守道。不與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瘁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聖人之得意何如。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虐。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廱。民服教而不僞。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失之。晏子對曰。嬰聞之。以邪莅國。以暴和民者危。修道以要利得求而返邪者弱。古者文王修德。不以要利。滅暴不以順紂。干崇侯之暴，而禮

梅伯之醢。是以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德。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莅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也。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彊其短。任人之工。不彊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晏子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貴賤無親焉、大臣無禮焉、尙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好辯以爲忠、流湎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於罪誅。而慢於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難。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惠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亡國之行也。今民聞公令如寇讎。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民親下。奈何。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赦其過。任大無多責焉。使邇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貧其家。無親讒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人而進。則臣和矣。儉於藉斂。節於貨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亂。知其貧富·

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子無外親謁。辟梁丘據無使受報、百官節適。關市省征、陂澤不禁、冤報者過。留獄者請焉。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能諭則尙而親之。近而勿辱。以取人。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爲也。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如。晏子對曰。臣雖不知。必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莅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同欲、而百姓無怨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內篇問下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至於琅琊。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斂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游一豫。爲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游、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藉長幼貧氓之數。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癃老者七十人。振贍之、然後歸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好色無別、辟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管仲。君之賊者也、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故迎之於魯、郊自御。禮之於廟。異日君過於康莊。聞甯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舉以爲大田。先君見賢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今君聞先君之過而不能明其大節。桓公之霸也。君奚疑焉、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

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爲倡。右爲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乎。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無不雩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遬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爲久。是以遬亡也。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爲臣之道。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慶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爲苟進。稱事授祿。不爲苟得。體貴側賤。不逆其倫。居賢不肖。不亂其序。肥利之地。不爲私邑。賢質之士。不爲私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而不伐其功。此臣之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晏子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官無怨治。通人不華。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上有禮於士。下有恩於民。地博不兼小。兵强不劫弱。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可謂安矣。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

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乎。公曰。何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子大夫君命辱在敝邑之地。施貺寡人。寡人受貺矣。願有私問焉。晏子巡遁而對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以趨於末朝。恐辭令不審。譏於下吏。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不得居其倫。大臣不得盡其忠。民多怨治。國有虐刑。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彊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強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彊退人之君。不以衆彊乘人之地。其用法爲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爲衆屏患。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彊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吳王忿然作色不說。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斧鑕之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爲罪。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

曲之君也。曷為以子大夫之行。事囘曲之君乎。晏子逡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僇崔杼之尸。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鍇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可謂仁人矣。　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於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及左右偪邇。皆同於君之心者也。犒魯國化而為一心。曾無與二。其何暇有三。夫偪邇於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　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敝邑。竊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傲大賤小則國危。慢聽厚斂則民散。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

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迺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淵澤決竭。其魚動流。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孰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不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靜處。樂節飲食。不好鐘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飢渴寒暑。君之彊過人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於難。今君大宮室。美臺榭。以辟飢渴寒暑。畏禍敬鬼神。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以及子孫矣。

晏子使於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蹴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蹴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

晏子聘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對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田氏乎。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於田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巨矣。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

衣食其一公積朽蠹。而老少凍餒、國都之市。屨賤而踊貴。民人痛疾、或燠休之。昔者殷人誅殺不當。僇民無時。文王慈惠殷衆。收卹無主、是故天下歸之無私與、維德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慈惠。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無獲民。將焉避。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齊矣。叔向曰。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弊。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叔向曰、人事畢矣。待天而已矣。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維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焉。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

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士處勢臨衆。不阿私。行於國。足養而不忘。故通則事上使卹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爲苟戚。不同。則疏而不悱不毀。進於君。不以刻民。尊於國。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故得衆。上不疑其身。用於君不悖於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於上則虐民。行於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諛巧以正祿。比姦邪以厚養。矜爵祿以臨人。夸禮貌以華世。不任於上。則輕議。不篤於友。則好誹。故用於上則民憂。行於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於罪。其交友近於患。其得上辟於辱。其爲生僨於刑。故用於上則誅。行於下則弑。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慮足以安國。譽厚足以導民。和柔足以懷衆。不廉上以爲名。不倍民以爲行。上也。潔於治己。不飾過以求先。不讒諛以求進。不阿以私。不誣所能。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官。從上不敢隋。畏上故不苟。忌罪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治唐園。考菲履。

共恤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身。游夸言愧行。自勸於飢寒。不及醜儕。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徒處。作窮於富利之門。畢志於畎畝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於心利。通不能窮。業不成。命之曰處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以補君。有能不足以勞民。俞身徒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惡。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則民遺。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遺道乎。此二者之於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為高。行孰為厚。對曰。意莫高於愛民。行莫厚於樂民。又問曰。意孰為下。行孰為賤。對曰。意莫下於刻民。行莫賤於害身也。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於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

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故夫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盎而不苛。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劌。行精而不以明汚。齊尙而不以遺罷。富貴不傲物。窮貧不易行。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爲家。傲世樂業。枯槁爲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以正則正。不可以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爲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今以不事上爲道。以不顧家爲行。以枯槁爲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爲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上爲道。反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爲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爲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明上可以爲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而道義未戴焉。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辭。和於兄弟。信於朋友。不諂過。不責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反。在上治民。足

以尊君。在下莅修。足以變人。身無所咎。行無所創、可謂榮矣、 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 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惛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迺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爲成行義者也。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强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不量其不肖。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於世。隱道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二灋裾。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直易無諱。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敝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省行而不伐。讓利

而不夸。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强。道不滅。身不廢矣。

內篇雜上

、晏子臣於莊公。公不說。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爲。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謂己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爲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彊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於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徒行而東。耕於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　晏子爲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嘳然而嘆。終而笑，其僕曰。何嘆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嘆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弒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

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爲死、且吾聞之。以亡爲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崔杼旣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刦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埳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嘆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旣在脰。劍旣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刦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虆。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

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於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說。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說。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於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決獄阿貴強。而貴強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於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迺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景公與晏子立於曲潢之上。晏

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歸。負載。使人辭於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於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豢收之處不足。絲蠶於燕。牧馬於魯。共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窮矣。

景公之時飢。晏子請爲民發粟。公不許。當爲路寢之臺。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說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

景公登東門防。民單服。然後上。公曰。此大傷牛馬蹄矣。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爲。殆有爲也。蚤歲溜水至入廣門。卽下六尺耳。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夫古之重變古常。此之謂也。

景公游於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嘆曰。公令吏養。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

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爲者也。公曰。吾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鷇。鷇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鷇。鷇弱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睹嬰兒有乞於塗者。公曰。是無歸矣。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吏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款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刖跪直辭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也。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

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飮也。微此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爲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爲社稷之臣。對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晏子飮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氓。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

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貨養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罇。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說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景公伐魯。傅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對曰。陰水厥

陽。冰厚五寸。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陰水厥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年充衆和而伐之。臣恐罷民弊兵。不成君之意。請禮魯以息吾怨。遣其執以明吾德。公曰。善。迺不伐魯。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於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於名。小國貪於實。此諸侯之通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爲苟得。道義不爲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於世俗。國免於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君以驩予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爲德矣。公曰。善。於是重魯之幣。毋比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爲重名也。

景公游於紀。得金壺。乃發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若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鱢也。勿

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於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閭。紀有此言。註之壺。不亡何待乎。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好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於禮者。晏子既已有事於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遫。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

晏子之魯。朝食進餽、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晝者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亡。晏子曰。釋之矣。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之。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藏餘不分則民盜。子教我所以改之。無教我求其人也。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煣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故君子愼隱煣。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愼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鄰。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避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愼也。

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爲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爲至此。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爲爲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爲僕也。晏子曰。爲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爲僕三年。吾迺今日睹而贖之。

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爲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爲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爲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爲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迺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爲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於戹。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懼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

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爲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於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閒。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犇。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嘆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馹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

子之以死自己也。太息而嘆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景公謂晏子曰。吾聞高糾與夫子游。寡人請見之。晏子對曰。臣聞之。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祿仕者不能正其君。高糾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行。特祿之臣也。何足以補君乎。　高糾事晏子而見逐。高糾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而卒見逐。其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三。而子無一焉。糾曰。可得聞乎。晏子曰。嬰之家俗。閒處從容。不談議則疏。出不相揚美。入不相削行。則不與通國事。無論驕士慢知者。則不朝也。此三者嬰之家俗。今子是無一焉。故嬰非特食蝕之長也。是以辭。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一 內篇雜下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

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迺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而棄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邪。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此其地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故曰。君子之爲善易矣。

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柏常騫曰。君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而不踊焉。公曰。然。有梟昔者鳴。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鴞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鴞當陛布翌。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

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騫辭曰。爲禳君鴞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閒。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汝薄斂。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景公新成柏寢之臺。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明日。晏子朝公。公曰。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爲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蹴然曰。古之臣乎。

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鬬。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鬬。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閨。使人

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鬭。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爲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鬭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屣辨。二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人乎。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手溫之。發席傅薦。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墮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

子蹴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蹴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蹴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邪。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邪。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並食之。楚王曰。當去剖。

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令。臣故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其爵莫尊於子。祿莫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爲彰君賜乎。爲隱君賜乎。公曰。善。爲我浮無宇也。　田桓子見晏子。獨

立於牆陰。曰。子何爲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既多矣。松柏既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仡仡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登。善登之無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俛就則傷。嬰惡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

欒氏高氏欲逐田氏鮑氏。田氏鮑氏先知而遂攻之。高彊曰。先得君。田鮑安往。遂攻虎門。二家召晏子。晏子無所從也。從者曰。何爲不助田鮑。晏子曰。何善焉。其助之也。何爲不助欒高。曰。庸愈於徒乎。門開。公召而入。欒高不勝而出。田桓子欲分其家。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君不能飭法。而羣臣專制。亂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貨。是非制也。子必致之公。且嬰聞之。廉者政之本也。讓者德之主也。欒高不讓。以至此禍。可毋慎乎。廉之謂公正。讓之謂保德。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怨利生孽。維義可以爲長存。且分爭者不勝其禍。辭讓者不失其福。子必勿取。桓子曰。善。盡致之公。而請老於劇。 慶

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晏子勿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迺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槁邑反市者十一社。晏子辭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弊矣。又好盤游翫好以飭女子。民之財竭矣。又好興師、民之死近矣。弊其力。竭其財。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嬰之所爲不敢受也。公曰。是則可矣。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晏子曰。嬰聞爲人臣者先君後身。安國而度家。宗君而處身。曷爲獨不欲富與貴也。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晏子對曰。君商漁鹽。關市。譏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弛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若此三言者。嬰之祿。君之利也。公曰。此三言者。寡人無事焉。請以從夫子。公既行若三言。使人問大國。大國之君曰。齊安矣。使人問小國。小國之君曰。齊不我加矣。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

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爲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爲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爲也。進取於君。退得罪於士。身死而財遷於它人。是爲宰藏也。智者不爲也。夫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邪。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左右以告公。公爲之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晏子對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爲世國長。自太公至於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趨齊搏以求升土。不得容足而寓焉。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不肖父爲不肖子爲封邑。以敗其君之

政者乎。遂不受。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於上者。寵長於君。儉居處者。名廣於外。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愀然改容。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迺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迺許之。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見。爲夫子築室於閨內。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承令。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請辭。

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邪。晏

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邪。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游士。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說。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國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

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苔菜耳矣。公聞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粟之食飽，士之一乞也，炙三弋。士之二乞也。五卵。士之三乞也。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

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矣。今夫子獨辭之。是毀國之故。棄寡人也。不可。晏子對曰。嬰聞古之事君者。稱身而食。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德厚受祿。所以明上也。德薄辭祿。可以潔下也。嬰老薄無能。而厚受祿。是掩上之明。汚下之行。不可。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至公孫。豈不可哉。對曰。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德備百姓。今嬰事君也。國僅齊於諸侯。怨積乎百姓。嬰之罪多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其不肖子。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且夫德薄而祿厚。智惛而家富。是彰汚而逆教也。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間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　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子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外篇上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據對曰。仁人之耳目。亦猶人也。夫奚爲獨不樂此也。公曰。趣駕迎晏子。晏子朝以至。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欲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子之不欲也。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維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蠱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公曰。善。請易衣革冠。更受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改席。召衣冠以迎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焉。嗛酒嘗膳。再拜。告饜而出。公下拜。送之門。反。命撤酒去樂。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　景公置酒於泰山之陽。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嘆。泣數行而下。曰。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曰。吾細人也。猶將難死。而況公乎。棄是國也而死。其孰可爲乎。晏子獨搏

其辟仰天而大笑曰樂哉今日之飲也公怫然怒曰。寡人有哀子獨大笑何也。晏子對曰。今日見怯君一。諛臣三人。是以大笑。公曰。何謂諛怯也。晏子曰。夫古之有死也。令後世賢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若使古之王者毋知有死。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尙在。而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曷爲可悲。至老尙哀死者。怯也。左右助哀者。諛也。怯諛聚居。是故笑之。公慚而更辭曰。我非爲去國而死哀也。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也。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無德於國。穿池沼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撝奪。誅僇如仇讎。自是觀之。茀又將出。天之變。彗星之出。庸可悲乎。於是公懼。迺歸窴池沼。廢臺榭。薄賦斂。緩刑罰。三十七日而彗星亡。

景公夢見彗星。明日召晏子而問焉。寡人聞之。有彗星者。必有亡國。夜者寡人夢見彗星。吾欲召占夢者使占之。晏子對曰。君居處無節。衣服無度。不聽正諫。興事無已。賦斂無厭。使民如將不勝。萬民懟怨。茀星又將見夢。奚獨彗星乎。

景公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

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景公至自畋。晏子侍於遄臺。梁邱據造焉。公曰。維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君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鬷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公曰。善。

齊有彗星。景公使祝禳之。晏子諫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

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景公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言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成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

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公疾愈。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而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徧加於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殣何足恤哉。

景公登箐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橚者。公令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橚。寡

人所甚愛也。此見斷之。故使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纊紘琉耳。惡多所聞也。大帶重半鈞。舄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爲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

景公坐於路寢。曰。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其田氏乎。田無宇爲埒矣。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爲善者。君上之所勸也。豈可禁哉。夫田氏國門擊柝之家。父以託其子。兄以託其弟。於今三世矣。山木如市。不加於山。魚鹽蚌蜃。不加於海。民財爲之歸。今歲凶飢。蒿種芼斂不半。道路有死人。齊舊四量而豆。豆四而區。區四而釜。釜十而鍾。田氏四量。各加一焉。以家量貸。以公量收。則所以羅百姓之死命者澤矣。今公家驕汰。而田氏慈惠。國澤是將焉歸。田氏雖無德而施於民。公厚斂而田氏厚施焉。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國之歸焉。不亦宜乎。

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曰。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者。聲甚哀。氣甚悲。是奚爲者也。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

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因問其偏祔何所在。晏子奉命往弔。而問偏之所在。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祔寄於路寢。得爲地下之臣。擁札摻筆。給事宮殿中右陛之下。願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唇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适蹶然曰。凡在君耳。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人。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今爲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爲臣乎。若此而得祔。是生臣而安死母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寄之於國門外宇溜之下。身不敢飲食。擁轅執輅。木乾鳥栖。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賤臣雖愚。竊意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忠不避危。愛無惡言。且嬰固以難之矣。今君營處爲游觀。既奪人有。又禁其葬。非仁也。肆心傲聽。不恤民寡。非義也。若何勿聽。因道盆成适之辭。公喟然太息曰。悲乎哉。子勿復言。迺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者。以百數。爲開凶門。以迎盆成适。适脫衰絰。冠條纓墨緣以見乎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偶。一子可滿朝。非迺子耶。

盆成适於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

景公築長庲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惙惙矣。如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慚焉。爲之罷長庲之役。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佞人讒夫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國之長患也。公曰。讒佞之人。則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爲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爲耳目。而好繆事。則是君之耳目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忿然作色不說曰。夫子何小寡人甚也。對曰。臣何敢槁也。夫能自閒於君者。才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於中者。必謹小誠於外。以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公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出則行威以取富。夫何密近不爲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者也。此難得其知也。公

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若社之有鼠也。諺言有之曰。社鼠不可熏。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是難去焉。　景公與晏子立曲潢之上。望見齊國。問晏子曰。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也。公曰。胡必然也。得者無失。則虞夏常存矣。晏子對曰。臣聞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先言而後當者惠也。夫智與惠。君子之事。臣奚足以知之乎。雖然。臣請陳其爲政。君強臣弱。政之本也。君唱臣和。教之隆也。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於國。而利取分寡。公室兼之。國權專之。君臣易施。能無衰乎。嬰聞之。臣富主亡。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無幾。齊國。田氏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卽世。政不在公室。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維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民不懈。貨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今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立。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

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質也。公曰。善哉，寡人迺今知禮之尚也，晏子曰，夫禮，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以爲其民。是故尙之。

晏子聘於吳。吳王問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對曰。君順懷之。政治歸之。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君子見兆則退。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無爲罪。晏子蹴然辟位。吳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遵而對曰。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嗟乎今日吾譏晏子，訾猶倮而高橛者也。

司馬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不恤民。徒居無爲而取名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爲者。謂之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之也。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邪。夫子之心三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且嬰之於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所謂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及莊公陳武夫。尙勇力。欲僻勝於邪。而嬰

不能禁。故退而埜處。嬰聞之。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於莊公行之矣。今之君輕國而重樂。薄於民而厚於養。籍斂過量。使令過任。而嬰不能禁。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君反以罪臣。今臣後之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重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宗。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迺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僻。景公迺下席而謝之。曰。子彊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閒。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於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

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晏子默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有納書者曰。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專。出言不諱於君前謂之易。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爲忠臣也。公以爲然。晏子入朝。公色不說。故晏子歸。備載。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事。辭而不爲臣。退而窮處。東耕海濱。堂下生蓼藿。門外生荊棘。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惛亂。而家無積。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公恐。復召晏子。晏子至。公一歸七年之祿。而家無藏。晏子立。諸侯忌其威。高國服其政。燕魯貢職。小國時朝。晏子沒而後衰。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辭焉。儐者諫曰。高糾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敢請其罪。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維聖人而已。如嬰者。仄陋之人也。若夫左嬰右嬰之人不舉。四維將不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也。吾是以辭之。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著之於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爲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今爲夫子賞邑。通之子孫。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

賢。賢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御德修禮。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於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若爲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幣帛。嬰請辭。遂不受。

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玄豹之茈。其貲千金。使梁丘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公曰。寡人有此二。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與其閉藏之。豈如弊之身乎。晏子曰。君就賜使嬰修百官之政。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於下。不可以爲教。固辭而不受。

晏子相景公。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貧也。是奚衣之惡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蓋顧人而後衣食者。不以貪味爲非。蓋顧人而後行者。不以邪僻爲累。嬰不肖。嬰之族。又不如嬰也。待嬰以祀其先人者五百家。嬰又得布衣鹿裘而朝。於嬰不有飾乎。再拜而辭。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於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曰。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

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外篇下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緩於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於服。勉於容。不可以道衆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博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以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導衆存民也。公曰。善。於是厚其禮而留其封。敬見不問其道。仲尼迺行。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

色說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教民。以爲煩人留日。故制禮不羨於便事。非不知能揚干戚鍾鼓竽瑟以勸衆也。以爲費財留工。故制樂不羨於和民。非不知能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今品人飾禮煩事。羨樂淫民。崇死以害生。三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流。故三邪得行於世。是非賢不肖雜上。妄說邪。故好惡。不足以導衆。此三者路世之政。道事之教也。公曷爲不察。聲受而色說之。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謗爲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

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魂。孔子拔樹削迹，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爾。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失言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仲尼見之。

景公出田寒。故以爲渾。猶顧而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焉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爲間矣。曷爲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晏子對曰。是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處民之中。其過之識。況乎處君之中乎。舜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上與聖人。則固聖人之林也。此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也。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强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絕於魯。無主於齊。孔子困矣。居期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

景公

問晏子曰。有臣而强。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有兄弟而强。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公忿然作色曰。吾今有恃乎。晏子對曰。有臣而强。無甚如湯。有兄弟而强。無甚如桀。湯有弑其君。桀有亡其兄。豈以人爲足恃哉。可以無亡也。

景公遊於牛山。少樂。公曰。請晏子一願。晏子對曰。不。嬰何願。公曰。晏子一願。對曰。臣願有君而見畏。有妻而見歸。有子而可遺。公曰。善乎。晏子之願。載一願。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明。有妻而材。家不貧。有良隣。有君而明。日順嬰之行。有妻而材。則使嬰不忘。家不貧。則不慍朋友所識。有良鄰。則日見君子。嬰之願也。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可輔。有妻而可去。有子而可怒。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

景公爲大鐘。將懸之。晏子仲尼柏常騫三人朝。俱曰。鐘將毀。衝之果毀。公召三子者而問之。晏子對曰。鐘大不祀先君。而以燕。非禮。是以曰鐘將毀。仲尼曰。鐘大而懸下。衝之。其氣下回而上薄。是以曰鐘將毀。柏常騫曰。今庚申雷日也。音莫勝於雷。是以曰鐘將毀也。

田無宇見晏子獨立於閨內。有婦人出於室者。髮斑白。衣緇布之衣而無裏裘。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爲何者也。晏子曰。嬰之家也。無宇曰。位爲中卿。田七十萬。何以老爲妻。對曰。嬰聞之。去老者謂之亂。納少者

謂之淫。且夫見色而忘義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嬰可以有淫亂之行。不顧於倫。逆古之道乎。

有工女託於晏子之家焉者。曰。婢妾。東郭之野人也。願得入身。比數於下陳焉。晏子曰。乃今日而後自知吾不肖也。古之爲政者。士農工商異居。男女有別。而不通。故士無邪行。女無淫事。今僕託國主民。而女欲奔僕。僕必色見而行無廉也。遂不見。

景公蓋姣。有羽人視景公僭者。公謂左右曰。問之。何視寡人之僭也。羽人對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竊姣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殺之。晏子不時而入見曰。蓋聞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對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法不宜殺也。公曰。惡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將使抱背。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繆公乘龍舟而理天下。以黃布裹烝棗。至東海而捐其布。破黃布故水赤。烝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詳問子何爲。對曰。嬰聞之。詳問者。亦詳對之也。

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閒。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漻漻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蟁睫。再乳再飛。而蟁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

者。命曰焦冥。　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於閭。公召睢休相而問曰。寡人闔閭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皆摽長兵而立於衢閭。奈何。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以爲有。則仁人不存。請令於國。言晏子之在也。公曰。諾。以令於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君子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非一日之所爲也。所以見於前。信於後者。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　景公游於菑。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駔驅之。而因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遬。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不加於寡人。而加於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　晏子死。景公操玉。加於晏子而哭之。涕沾襟。章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吾失夫子則亡。何禮之有。免而哭。哀盡而去。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資。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晏子沒後。不復聞不善之事。弦章對曰。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是也。公

曰。善。吾不食諂人以言也。以魚五十乘賜弦章。章歸。魚車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昔者晏子辭黨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之。今諸臣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

校勘

晏子篇　劉向叙錄云凡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漢藝文志云晏子八篇史記正義云七略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明吳勉學刊本七篇二百三章沈啓南刊本多十二章與叙錄之數合孫淵如據沈本校定八篇以從漢志爲七卷以從七略後孫氏又得元刻本以畀吳山尊吳鼒于其校刊之卷一篇凡八卷叙錄前有都凡每篇前總篇章題目外篇每章又有定著之故題目號王撰謂非以爲復劉向之舊云　劉向敘錄　元刻本叙錄前有都凡云內篇諫上第一凡二十五章內篇諫下第二凡二十五章內篇問上第三凡三十章內篇問下第四凡三十章內篇雜上第五凡三十章內篇雜下第六凡三十章外篇重而異者第七凡二十七章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凡十八章右晏子凡內外八篇總二百十五章首劉氏所題也　長社尉臣參　俞正燮云管子有臣富參四十一篇此參疑即富參

晏子叢殘　盧校本云疑有缺文案從元本無此四字

內篇諫上　元刻本每篇前記篇章後標題首行云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一凡二十五章其下別行云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爲禮晏子諫第二景公飲酒酲三日而後發晏子諫第三景公飲酒七日不納弦章之言晏子諫第四景公飲酒不恤天災致能歌者晏子諫第五景公夜聽新樂而不朝晏子諫第六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第七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第八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諫第九景公敕五子之傅而失言晏子諫第十景公欲廢適子陽生而立荼晏子諫第十一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第十二景公怒封人之祝不遜晏子諫第十三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晏子諫第十四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諫第十五景公貪長有國之樂晏子諫第十六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第十七景公游公阜一日有三過言晏子諫第十八景公遊寒塗不恤死胔晏子諫第十九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第二十景公異熒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景公將伐宋夢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諫第二十二景公從畋十八日不返國晏子諫第二十三景公欲誅駭鳥野人晏子諫第二十四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第二十五其下各章又先標題如上　不顧于行義　音義行義一本作仁義非元刻本前有標題亦作行義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七引作莊公矜乎勇力不顧於行義尚勇力之士無忌于國下文同王氏雜志從之亦非盧紹弓校本云不顧于行義作一句是盧氏不從御覽當已　推侈　音義作推移　威戮無罪　御覽無此句　不顧義理　凌澄初本作理義　殷夏以衰　音義殷來乘力罪理議衰爲韻虎下爲韻按此虎下就力理爲韻衰韻孫氏所說古韻多誤故不詳辨　禽獸矣力爲政　矣字疑當依元刻作以下云孟臣以力爲政文與此同　公湎而不聽　音義湎飲文沈于酒也俞樾諸子平議云湎疑偭字之誤離騷注云偭背也公背之而不聽　公

欲飲酒七日七夜梁處素云欽疑今字俞云欽蓋即欲字之誤衍者弦章諫盧紹弓云黃本治補云呂氏春秋勿躬篇說苑君道篇皆以弦甯在桓公時非外傳說左下作弦商當即弦章非結序雜事四在桓公時乃弦甯後問上作弦甯攷一字誤此則弦章正事景公者公曰十有七日矣王云盈覽非錄志云日字下當據上補殿兩二字懷寶鄉有數十音義曰官家也王云當作壞室與飢對文下文云室不能與者乎之金是其證國策字相似俗書寶作宲與室亦相似洪筠軒讀書叢錄同期年此字元刻本並作非此本誤期錯出命稟巡音義曰給之稟也下云柏則此政臣名俞云稟官名即周官稟人稟與古通命柏巡俞云柏亦官名與上文命稟一律古柏與伯通管子輕重丁篇令衍左右伯沐途樹之枝此所謂伯即左右伯也周書曰王左右常伯辟拂嗛齊辟拂盧云字亦作蹴躃說衛南都賦蹴舞云蹴躃輯雜辟拂謂之說下云辟拂三千謂于下陳與入侍三士侍四出之關外相對為文是辟拂亦侍御之侍臣也上云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飫肉皆減物畜之饋此云辟拂嗛齊酒徒減膳辟拂與酒徒對文皆謂侍臣之膳減故古多通用說文嗛食不滿也嗛與嗛通音義是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音義曰畢後過後罪也王云寡用財乏當作寡用乏財死字衍三日而畢句此言巡氓者限三日而畢事知有後期者則以不用令之罪罪之也下文云三日吏告畢上是其證按孫王二說皆未是巡即上命稟巡命柏巡之巡求氓寡與用財乏對文死句絕言存民罷其數少與貧者死後三日之期者如不用令之罪也下文三日吏告畢上言無佼期貧民為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云云言其求民與用財多辟拂三千謂歌舞者三千人皆謝去之上云謂退歌舞謂此人待三士待四盧云當是子以三日四日之限按盧說未是當依元刻本作人侍三士侍四人侍士侍謂所謂嬖御人嬖御士也三四人數出之關外謂退去之上云辟退左右謂此君夜發不可以盧云以下疑脫朝夫樂何必夫故哉元刻本作夫樂何夫必攻哉凌本作夫樂何失必攻哉職計莫之從元刻本同校語云一本作職計莫之下士師同孫校治要作職計莫之士莫從之今君賞讒諛之民民治要作臣其立惡以禁暴也惡烏路切立惡與上立愛對文治要作去惡讒烏各切俞云改立惡為去惡則上句立愛之文不可通執法之吏音義法作灋並荷百姓洪云荷即苛字說臣弓無苛政釋文本亦作苛昭十三年左傳苛慝不作釋文苛本或作荷姦驅尤佚王云尤過也佚與從同左傳曰道殊相從而女富從尤隱情奄惡盧云奄掩同蔽諂其上王云國當作詔詔諛惑其上留種留疑也疑即惑公曰不說遂不觀日字誤元刻本作曰歲凶年飢飢當依元刻作饑君子所誠誠當依毛詩作屆詩謂屆屆作誠不叶王云疑于之意謂古之諸侯所貿不過四馬故引詩載驂載駟云云以諫也若云載驂載駟君子所誠則三馬四馬亦當誠矣音義非今君不思成城之求思元刻作免盧云免疑是克誤俞云免疑當作愬置大立少治要

作證字　夫陽生生而長國人戮之音義今本脫一生字以意增王云當依治要作夫陽生長而國人戮之　以爲義失則殺元刻殺戮字　召會譴覽云
卽左傳之裔款外篇所載與傳同　使史固與祝佗左傳作祝固史嚚外篇同俞云佗疑佗字之誤祝史互錯陀佗音近　數其常多先君桓公王云當作其數　若以爲有
益音義疑說晏子曰三字盧校本旁注晏子免冠曰五字云下文有加冠二字則此當有晏子免冠之文　善解余惑余元刻本作予　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治要曰上有封
人字鄙臣作鄙人　楚巫微導裔款王云微當爲徵巫之名御覽作徵導本作道道者由也由裔款以見景公　公明神之主音義作神明　公卽位有七年矣御覽
人事部九十七引作十有七年矣　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孫詒讓云無傳易讀于效斯邑孔疏云易卽今俗語云相染易俞云易讀如容之易也之易是也或云易古數字非　故曰送楚巫於東
盧云曰字衍東流後不來外諸侯齎　民且有饑色饑當依元刻作飢　吾使人卜云說苑辨物篇藝文類聚災異部御覽咨徵部六並作卜之　高山廣水類聚御覽作廣澤　以祠
靈山祠說苑御覽作招本亦作昭　祠之無益類聚御覽並作何益王云上文已言祠此無益矣故復作何益以終之　泉將下百川竭御覽作水泉將下百川將竭說苑亦有水字　于是
景公出野居暴露初學記天部及御覽引並無居字說苑同出野暴露四字連讀　其維有德說苑作其惟有德也　景公將觀于淄上治要及御覽人事部六十九皆
無將字　而傳于子孫御覽于作之　而聲欲保之治要無聲字　而謀因豎刁治要因下有于字刁古作刀　而誅虐于下治要作虐誅　不
能待于君使矣治要無于字　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文選劉孫典新注引作若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韓詩外傳十作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　上帝以人之
死爲善死元刻作沒治要同　梁丘據御六馬御當依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中作乘　今據也甘君亦甘當依治要及御覽人事部六十九作今據也君甘亦甘　若設文
而受諫俞云設疑說字之誤說讀爲悅下文云惡文而疏聖賢人惡文與說文相對成義　公出背而泣當依治要作公出屏而立王云立卽泣字古者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景公出屏而見晏子因思晏子而泣也初學記作出位屏而泣
位字同　賭饑者饑當作飢　厚籍斂而忘民元刻上作藉斂此作籍斂孫刻本藉斂籍斂亦多錯出盧校本並改作藉斂　據四十里之民不服政元刻本民作氓

與上衍

其年公三月不出游王云其讀爲期上屬爲句坐堂側陛治要及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並引作坐于堂側陛意林及文選孫賦注殿院部內並無側陛注又引作坐于堂側王云程傳寫無實側陛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出裘意林作去裘飢元刻本作饑與飢寒治要與上有以字鈔本北堂書鈔作以振飢寒爲文藝文類聚天部下太平御覽天部十二時序部十九並作以與飢寒者文選雪賦注作以與人俞云乃令出裘當依意林作去裘發粟與飢人因去裘誤作出裘孫改飢人爲飢寒文選注引作以與飢人可據以訂正周于富疆疆字誤元刻本作彊音義不誤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指衡死爲楊無貫字頤作頤兌作銳伐無罪之國元刻伐上有公字夫子何爲遽國家無有故乎韓詩外傳十作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類聚人部八拾遺部下御覽人事部十七九十七並作得無爲安野而不安國外傳御覽作安於野不安于國吾爲夫婦獄訟外傳御覽並無吾字則泰士子牛存矣子牛外傳作子發則行人子羽存矣子羽外傳作子牛則申田存焉俞云音義申田疑人名此不然也申田宜名申當爲司史記留侯世家良爲韓申徒徐廣曰申徒即司徒耳申司古通管子小匡篇墾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是野有司田之證按俞說申田即司田是也但管子之司田自有申田之名管子立政篇詳敘虞師之事司空之事申田之事鄉師之事工師之事云相高下視肥墝觀地利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申田之事也今本管子申又誤由王氏雜志以爲衍文失之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聽乎外傳無聽字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外傳作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藝文類聚作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御覽作乃若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則可令四支一日無心可乎王云則可與下文不亦久乎相應今本作可得得字涉上得佚而衍又脫去則字耳自今已後音義作以後治要及御覽作自今以來焉暴死御覽獸部上作焉暴病死晏子止而問于公曰治要及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止下並有之字曰下有古時字御覽古時作古者公矍然矍治要作攫御覽作懼遂不支解御覽遂下有止字曰從寡人始俞云晏子問支解人從何驅始而公遽曰從寡人始語殊不倫據韓詩外傳作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疑晏子本作公懼然曰從之從即縱也寡人始三字必有奪誤臣爲君數之治要御覽並作請數之三字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御覽無下有自字致作歸晏子數之曰原本于誤乎今正元本有

一〇乃出覽文云或作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云云凡五十五字又作○別之乃按誤罪有三句又殺公之所最善馬御覽

作所愛馬　汝殺公馬使積怨于百姓 御覽下汝有一字使下有公字俞云積怨當作怨積

內篇諫下

元刻本首行記[illegible]云晏子春秋內篇諫下第二凡二十五章其下別行標題云景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景公欲殺犯所愛之槐者晏子諫第二景公逐得斬竹者囚之晏子諫第三景公以搏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晏子諫第四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第五景公爲長庲欲美之晏子諫第六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第七景公春夏游獵興役晏子諫第八景公獵休坐地晏子席而諫第九景公獵逢蛇虎以爲不祥晏子諫第十景公爲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第十一景公爲泰呂成將以燕饗晏子諫第十二景公爲履而飾以金玉晏子諫第十三景公欲以聖王之居服而致諸侯晏子諫第十四景公自矜冠裳游處之貴晏子諫第十五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晏子諫第十六景公朝居嚴下不言晏子諫第十七景公登路寢臺不終不悅晏子諫第十八景公登路寢臺望國而歎晏子諫第十九景公路寢臺成逢于何願合葬晏子諫而許第二十景公嬖妾死守之三日而不斂晏子諫第二十一景公欲厚葬梁丘據晏子諫第二十二景公欲以人禮葬走狗晏子諫第二十三景公養勇士三人無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四景公登射思勇力士與之圖國晏子諫第二十五

藉重而獄多 盧云藉即藉斂 比而焚之 蓋言訐其罪盧云此只可證故云比而焚之非焚其罪也焚焚如之刑盧說是 皆雕文 元刻雕作彫正字 操寸之熛 王伯申云熛不能燒薪熛當爲標說文標火飛也 勞其力而疲之 元刻本脫之字 傷之者死 列女傳御覽四百五十六作傷槐 且加罪焉 孔御覽作將 其女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 元刻本作其子往無女字子者男女之通稱女字似可不增往辭晏子之家託曰當依御覽作往晏子之家說曰 明日早朝 元刻作蚤 刑殺不辜 列女傳作不正御覽作不稱王云當作不稱下文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即承此言之 此三者守國之大殃 御覽下有也字 以義餒食之具 當依列女傳作以美飲食之具盧校本亦同 刑殺不稱 元本脫刑字 令趣罷守槐之令 御覽趣作吏 公以車逐 初學記逐下有之字 公日自莅之 原本日誤曰今正 丁公伐曲沃 藝文類聚人部作曲城王云曲城一作曲成漢志東萊郡有曲成縣在今萊州府掖縣東北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東就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然則齊萊接壤故丁公有伐曲城之事 以衆圍財 音義圍作圍 搏治 音義疑搏垣度校本作搏治王云搏治謂搏土爲甄甈盧云治甎也 是師殺之半也 元刻本作殺師殷本同 凍餒之者 盧云之字疑衍王云當依藝文類聚歲時部下初學記人部中作役之凍餒者 公延坐 元刻作迺坐 喟然歎而流涕 類聚初學記作喟然流涕 皆有蓋廬以避燥濕 俞云蓋乃盍字之誤盍讀爲闔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與此意同 今君爲壹臺 御覽作一 穗乎 御覽四百九十六作穗兮

王云當作颸兮秋風至兮殫零落御覽作秋風兮草零落風雨之拂殺也詩元刻作弗役本同案古拂字御覽作拂殺之下作蹶斃之無太上之三字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王云當依治要作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作頃宮元刻頃作傾凌本同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治要作五年未息也又爲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自息也斬板鄭注檀弓云斬板謂斷莫縮也莫當依宋本作其縮斷其束板之繩音義引誤不敢盤于游田各本並作盤遊于田音義同臣將遊矣遊當依元刻作逝盧校本同未幾朝韋冏解役而歸俞云韋冏人名朝者名也見劉向九歎注上文景公曰諾將逸群之故未幾名朝韋冏解役而歸也若從孫氏以朝韋冏三字爲人名則役自解役矣尸坐堂上不席王云尸爲死人不得言坐堂上御覽百卉部七引作尸在堂是也飾以銀孫頤谷云當依文選弔魏武帝文注作以銀僅能舉足御覽六百九十七作不能舉之履輕而淸元刻作請盧校本同今君之履藝文類聚寶部下御覽人事部三十四服章部十四作今金玉之履王云今本作今君之履而無金玉二字則與巫來之義了不相涉矣公苦請釋之公苦句公以爲此履者爲苦也下文苦身爲善者身爲非苦此而言使不得入元刻使作吏誤法其服居其室無悆也御覽居處部二引無居其二字若其衣服節儉而衆悅也王云若當爲管謂其也略其義皆其節儉相對爲文衣不務于隅肶之削冠無觚羸之理盧校本從淮南子作隅差觚嬴王云肶當爲眺字或作眥淮南齊俗篇衣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眥之削是也隅眥者隅差也隅角也差邪也隅之削者必有隅差之形淮南所云衣無隅差之削也嘗有絏衣攣領而王天下者盧云學記鄭注亦曰句領淮南子氾論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荀子哀公問篇楊倞注引尚書大傳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注云句領繞頸也下之潤濕不能及也案漢書郊祀志中注引作下之溫濕木事不鏤案漢書注引作木工與淮南本經訓合示民知節也知元刻本作之則亦與民而讎矣王云而當作爲亦字承上文與民爲讎言其深滅軌音義改作減軌帶球玉冠且盧校作冠具今云且當作組說文則絕其小者以爲寬假則嬖又生也音義作嬖不可以導衆民盧云民字衍嚴居朝則曷害於治國哉王云當依說苑正諫篇作朝居嚴則曷害元刻本作則害哉下無言則吾謂之瘖元刻本無吾字說苑正諫篇亦無下並同非害國家而如何也說苑正諫篇作非害治國家如何也盧云如而同舊本衍一而字乃

（疏旁注誤入正文說苑無）升斗之徵（元刻作升鼓凌本同音義亦作鼓）以成幃幕（元刻作幃幕音義同盧校本作帷）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元刻作夫下者盧校作夫天者）

（下者按說苑正諫篇語）君欲節於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王云因而字與則同義）足以便生（元刻是下衍乎字）謂于民（羣罷）

（釋詁篇勤也王云當爲調調者和也）爲璿室玉門（孫頤谷云當依文選甘泉賦注作爲璇室玉門下句作爲頃宮頃宮璇室對文）作爲頃宮（頃元刻本作傾）登寢而望國（御覽四百九十二作登路）

（案元刻標題作登路寢與前章標題同則二章俱作登路寢之臺可知今本誤脫當補）夫婦笑（御覽作夫婦共哭盧校本云當作夫婦哭拾補云牛死則失其料故哭下云非骨肉之親明是哭字）酒醴酸（御覽醴下有酸字）府

粟鬱而不勝食（御覽作府粟鬱積不勝食也）而不以分餒民（御覽作而不以分餒人也下有欲代之延不亦難乎無夫藏財以下語盧云治作代民作人殆唐時本也疑乃誤本字）兆在路

寢之臺牖下（寢字誤元刻作寢音義亦作寢下同）願請命合骨（盧云命衍）左手擁格（盧云格械也王云格即輅字訓椊車轅上横木所以屬引者也見士喪禮注疏外傳益疏證詳合葬其母）

（曰據釋執轄也作格者借字耳）右手梱心（盧云梱當爲搯即拊也）有達于何者（于當作於元刻本不誤）當如之何（王云當依治要作當牖下）古之及今（北堂書鈔九十二御覽五

百五十五並作自古及今治要亦同）不侵生民之居（御覽作不侵生人）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宮也（北堂書鈔引無路字）遂葬其母路

寢之牖下（北堂書鈔作於路寢之臺牖下）疵武（盧云疵同紫洪云玉篇疵積詁聚投邪注疑疵辭之冠也疵當作疵與疵字通用）導害者遠（王云導害當作道害道者與從邪相反下文說讒前道其從邪者遠也其以段道爲逆

者道也）行傷則溺己（溺元刻作溺誤）哀失則害性（元刻脫哀字）朗畢斂（王云上當有死字）修哀以害性（王云修當爲循循猶順也言哀不可使過甚）

晏子復曰（元刻脫曰字）不如月之曀曀（意林作不如日月之翳翳孫頤谷云當依陸士衡擬古詩注作曀曀又見座右銘注）未能我具也（具元刻作共）是以知其

忠也（治要上有吾字與下句同）謂之嫉（元刻誤衍不字）事君之道（元刻君誤父治要作爲臣之道君以道君以三字屬下讀下爲子之道作爲子之道父爲臣之道無之道二字）而維據盡力以事

君（盧校本云疑有誤王云治要下有何愛者之少邪四封之貨舒君之有也而維據也以其私財忠於君何忠者之有邪據之防塞群臣壅蔽君無乃甚乎公曰善哉微子寡人不知據之至於是也遂罷爲據之役除以罪之分令有司據法而責群臣陳過而諫故官無廢法臣無隱忠而百

姓大發共九十九字 晏子過而趨爾雅釋水疏引作長趨 接一搏猯而再搏乳虎爾雅疏引作接一搏特猯再搏乳虎今本上脫特下衍而 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後漢書馬融傳注引作杖兵而卻三軍今作仗俗從作伏誤 以入砥砫之流爾雅疏作之中流當據補 順流九里爾雅疏作七里 若冶視之爾雅疏作冶之視之無若字 則大黿之首爾雅疏首下有也字當據補 挈領而死挈當依馬融傳注作契下同洪云挈通作契爾雅釋詁契絕也郭注今江東呼刻斷物爲契斷挈領而死謂斷頭而死也 冶專其桃而宜

元刻無其字同桃專桃對文其字衍俞云古冶子之意蓋謂二子之功皆當二子同食一桃則得其節矣冶專食一桃則得其宜矣此是留二桃即以定己與二子之分是故用雖然二字作轉語義非

內篇問上 元刻首行記篇章云晏子春秋內篇問上第三凡三十章其下別行標題云莊公問威當世服天下時邪晏子對以行也第一莊公問伐晉晏子對以不可若不濟國之禍第二景公問伐魯晏子對以不若修政以待其亂第三景公伐斄勝之問所當賞晏子對以謀勝祿臣第四景公問聖王之行若何晏子對以衰世而諷第五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第六景公問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業晏子對以不能第七景公問莒魯孰先亡晏子對以魯後莒先第八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以社鼠猛狗第九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對以當辭罪而無求第十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何如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第十一景公問謀必得事必成何術晏子對以度義因民第十二景公問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以舉賢官能第十三景公問君臣身尊而榮難乎晏子對以易第十四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對以六說第十五景公問君子所行爲若晏子對以三者第十六景公問賢君治國若何晏子對以任賢愛民第十七景公問明王之教民若何晏子對以先行義第十八景公問忠臣之事君何若晏子對以不與君陷於難第十九景公問忠臣之行何如晏子對以不與君行邪第二十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以愚君所信也第二十一景公問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以不與世陷乎邪第二十二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第二十三景公問古之莅國者任人如何晏子對以人不同能第二十四景公問古者離散其民如何晏子對以今聞公令如寇讎第二十五景公問欲和臣親下晏子對以信順儉節第二十六景公問得賢之道晏子對以舉之以語考之以事第二十七景公問臣之報君何以晏子對報以德第二十八景公問臨國莅民所患何也晏子對以患者三第二十九景公問爲政何患晏子對以善惡不分第三十

能禁暴國之邪逆治要無逆字邪句絕下句同 聽賃賢者賃字誤當作任治要作中聽任賢者王云中聽者聽中正之言也後第十八曰中聽以禁邪聞下篇曰中聽則民安是明證中聽任賢者與下文逆諫傲賢者對文按孫云中聽猶平聽中聽與愎諫對文治曰聞不中聽爲之聞爲 愎諫傲賢者之言之言二字衍治要作逆諫傲賢者 不能威當世盧校作不能服天下下云威當世而服天下者別爲句

其晏子可謂廉矣盧云其衍文 堂下生蓼藿王云當爲蓼藿蓼即今所謂灰藋 茲於兌王云兌讀爲莚茲於兌者且子之莚也莊公相置自役營造缺也入且子之莚也且子茲於莚

（近疑此舞相近但上有脫文耳甓弓箭在公懸宫子孫郎注曰春秋傳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疏亦疑相近故爲此釋文爾徒外反注此同故知茲於此卽左傳孔子之疑甓弓之事郥注之此也） 逐羣公子（原書脫子字元刻本同宜義有子字今據補盧校本亦有子字）

君上享其名（名元刻作民） 不劫人以甲兵（元刻作兵甲下云劫人以兵甲元刻是） 百姓不興（盧云疑興字） 道在爲人而失爲

己（元刻本同音義失下有在字道在爲人而失在爲己與下道在爲人而得在反己文同） 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在爲人而諸侯爲役（在字乃上而失在爲己之脫文誤入此處小國不爲與前不爲之類也小國爲與諸侯爲役對文）

而行在反己矣（行孟得之劉文上云而失在爲己與此相反爲己則失反己則得也） 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治要分此以下別爲一章在問下篇王氏從之亦也問上問下前十都凡各三十章分此入問下則下多一章矣下篇標題亦次其在何處可以歸入）

則何謂官不具（何元刻誤可） 則弦章賭侍（弦章疑公臣見諫上篇及外篇）

（蕭此當從元刻作弦當音義亦作弦當盧云當與寗同新序作弦寗音義誤以弦爲弦章當爲寗武當以盧說爲正） 翌州（當作䝙州盧云疑翌作翌翌疑字誤非是近） 功不遺罷（罷元刻作能） 佞不吐惡（俞云吐當作咄）

（賜者淵之叚字） 餒寡無饑色（饑當從元刻作飢） 害民之財（財元刻作則） 朽蠹（朽元刻作杇） 以臣觀之也（設本作之觀與下同） 彼鄒滕雉奔

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地不能遠飛雉奔而出其地喻其出不遠近鄒猶稱公侯者在國稱公在外稱列侯小國亦然也而能近亦致大至今猶不失爲通侯以明今近齊而親啟以輔小國而不服於近鄒亦以致亡也當係雞奔猶將奔小蓋宋是云孫公郎又誤侯作侯亦用子何云雉奔而出其地猶其地之小即一雉奔出即出其邦域之外） 大之事小（王云當作小之事大） 以遠望魯（俞云望當作翟晏子之意謂魯與齊爲鄰而不知事齊所親者宋所望者晉宋既弱小不足爲援晉相去又遠故念不足恃故曰遠因之道）

夫社束木而塗之（韓子外儲說右作樹木） 不誅之則亂（當依元刻作則爲亂下句亦云則爲） 誅之則爲人主

所案據腹而有之（腹當爲覆詩外傳七作君又并覆而育之又韓子作則君不安據而有之不當作所說苑作則爲人主所案據而有之案乃案字之誤王云案據猶方言據定也案據謂安定之也與說自相違郵舉乎以案據上義民正與此同爾雅曰覆審也左傳注曰有相親有也覆而有之即案據之意） 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元刻本校語云或作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與說苑合韓子作則術不行矣） 景

公問于晏子（元刻無于字） 圭璋犧牲（治要作圭璧王云古者祈禱有用圭無用璋者） 其行何如（當依元刻作何如說本同標題亦作如何） 勞力歲事（王氏從治要作勞力事民）

（詒云式穀當是穀字之誤左氏文十七年傳以穀誤穀亦讀爾雅釋詁穀敎也）為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下不以相惡為名。（王氏從治要作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為行四句對文今本為行為字誤移政字之上句讀不明為名二字如貫珠串）廢罪順於民（俞云當作廢罪）生有遺教（治要作生有厚利死有遺教）公不圖晏子曰（王云此六字當依標題云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蓋財問道者更正云云即是對景公語而其上無公不圖晏子曰字矣）上下無所靡（元刻靡作擁）以此謀者必得矣（元刻謀作謨）民有如利（王云如當作知有當四字句上有誤攘下有如利語意相似）故逃人而謨（謨從本作謀）故臣聞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元刻作義謀之法者無以字顧千里云當作義謀之法也義句民句）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不存者也（元刻作未聞存者也無不字王云及當為反信當為倍倍亦反也治要作反義而謀倍民而後動人不知及倍二字為反倍之誤故於未聞存者也句內加不字）及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興事傷民（元刻作建謀者及義顧云當作建謀反義）其危如何（元刻危作己謝文）時問雖日危（元刻作時問之君當據補）則民與若矣（盧校本若作君）則不為行以揚聲（俞云古為偽字通用）不掩欲以榮君（王伯申云榮讀為營營惑也）富則視其所不取（史記魏世家李克曰達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文與此同富當作貧治要作富則視其所分貧則視其所不取較今本多一句）為臣比周以求進（元刻作寸誤求進求多求親對文此言臣有三求則疑上言君有三託則危亦對文求進句疑錯簡誤在下求多為義）進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從君不陳過而求親（求多亦句括音義錯話所諧皆誤）言無陰陽（陰陽猶云背面言無面從背違）麗其學者誹（盧云麗其猶麗耳王云當作麗其不學者外誹上日歇事不適義不能者必勞語意自明）行己不順（元刻下有不致二字衍治要作身行不順）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治要無下者字行去聲）下無諂德（元刻諂作謟）不事驕行而尚司（盧云司疑伺字晏子有尚同篇）不務于上（王伯申云不當作必言必先務在諸己而後求諸人）故下之勸從其教也（之字衍治要引無）不窮之以勞（治要作勞）不害之以實（治要作中）（總實當依治要作罰）晏子對曰（元刻對作數）計能定祿（治要作受祿）積豐義之養（盧云義當作儀）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百姓

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治要作樂致和平民百姓樂其政今本上脫其下衍及字本及作極亦非）風雨不降虐（虐原作虐誤今正）天明象而贊（治要作而致贊今本脫致字）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失之（王云兩不字衍按標題云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不字非衍末云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正對問辭惡乎失之之失當作法標題云晏子對以文王明法是法字）地不同生（生治要作宜俞云生讀爲性）好辯以爲忠（治要作好辯以爲智和民以爲忠）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國所常行者也（治要作此古之離其民隕其國者之常行也王云作者之常行是）吾欲和民親下（民字誤元刻作和臣標題同）無親讒人（親元刻作信）百官節適（宮字誤各本皆作官）審擇左右，左右善（元刻左右字不重）

內篇問下（元刻首行記錄孫云晏子春秋內篇問下第四凡三十章其下別行標題云景公問何修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對以省耕實第一景公問桓公何以致霸晏子對以下賢以身第二景公遂桓公之後晏子對以任非其人第三景公問廢政而長久晏子對以先行水也第四景公問爲臣之道晏子對以九節第五景公問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以勉強爲上第六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以節欲中聽第七景公問國如何則謂安晏子對以內安政外歸義第八景公問諸侯孰危晏子對以莒其先亡第九晏子使吳吳王問何處何去晏子對以視國治亂第十吳王問保威強不失之道晏子對以先民後身第十一晏子使魯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晏子對以庇族第十二魯昭公問魯一國迷何也晏子對以化爲一心第十三魯昭公問安國衆民晏子對以事大養小謹聽節儉第十四晏子使晉晉平公問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以如美淵澤第十五晉平公問齊君德行高下晏子對以小善第十六晉叔向問齊國若何晏子對以齊德衰民歸田氏第十七叔向問齊德衰子若何晏子對以進不失忠退不失行第十八叔向問正士邪人之行如何晏子對以使下順逆第十九叔向問事君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以大賢無擇第二十叔向問處亂世其行正曲晏子對以民爲本第二十一叔向問意孰爲高行孰爲厚晏子對以愛民樂民第二十二叔向問嗇吝愛於行何如晏子對以嗇者君子之道第二十三叔向問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以尊賢退不肖第二十四叔向問傲世樂業能行道乎晏子對以狂惑也第二十五叔向問人何若則榮晏子對以事君親忠孝第二十六叔向問人何以則可保安身晏子對以不要幸第二十七曾子問不諫上不顧民可以成行義者晏子對以何以成也第二十八梁丘據問子事三君不同心晏子對以一心可以事百君第二十九柏常騫問道無滅身無廢晏子對以養世君子第三十）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元刻遵作尊治要引作吾欲循海而南無觀于轉附朝舞六字據汲古閣本注亦云景公曰吾欲循海而南）夏諺曰（治要作夏語）師行而糧食（糧元刻作量洪云量食者量民其食也今本糧作後人據孟子改）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南字誤治要作下）從下而不反（治要從下下亦

有歷時字　命吏計公掌之粟王伯申云掌當作宲宲古實字下云發宲出粟是其證　管仲君之職者也治要無者字王云左傳管敬仲桓之賊也亦無者字　廉政而長

久其行王云政與正同　水平清清其濁無不雩途元刻無不字誤倒蓋文類聚八引作水平清其濁無不塗平作平清不雩文選運命論注作清其濁無不塗案式苴反諸云學記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故曰無不寀塗　慶善而不有其善治要慶作賞　稱事授祿盧校授作受　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盧云止字衍今詩作景行行止而古來所有皆作行之王伯申云詩故引此詩孔子既案作行之證記表記釋文云行止詩作行之此皆本作行之後人以令詩止字注其旁遂誤入正文耳王云此文本作景行行之舉者其人也鄭箋鄉道而行表記引此詩而申言之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即此所謂舉者其人也故下文云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俾道不已者俾之終皆矣進而既山鑄曰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也語即本晏子　貨謁于晉元刻作貨謁晉義亦作謁　晏子巡遁而對元刻作逡遁　以趨於末朝盧校本作朝按末朝謂闕朝猶下文云下吏似非誤　不以威强退人之君俞云退疑追字之誤若吳人謀衛侯之舍是以威强追人之君也故晏子以爲過　鍵然不滿俞云滿當爲懣說文懣古不滿引申之凡不滿者皆得言懣　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韓子內儲說作今寡人與一國慮之猶不免于亂盧云迷字衍當从韓非子刪　犒魯國化而爲一心犒文選勸進表注引作搞韓子內儲說作舉俞云犒當作搞說文搞舉手也引申之有舉義史記屈賈勸介公傳集解云搞舉也搞舉文異而義同　國之所以治也王云治上脫不字俞云治當爲殆字之誤　夫儼然辱臨敝邑晉義夫一本作大夫孫頤谷云當作夫子　謹聽節儉俞云儉乃斂字之誤上云欲厚斂則民散此云謹聽節斂衆民之術也兩文相應　既靜矣晏以顧云當作既事請以晏俞云靜當作請晏當作宴矣　昔吾衍字以當在宴字之上其原文云晉平公宴之文室既請以宴既一字句按靜乃古通說文靜亭安也靜古靜字既靜矣請燕事畢晏以當作以宴下章故向從之宴相與語禮主君宴客親進觴其意既畢罷宴斯上介爲賓實爲賓方敢于是晏子是進古先君得衆若何問齊桓公也晉下當有子字下章吾子之君從行高下如何文同盧校作昔君先君　請問莊公與今孰賢王云今下脫君字　臣不敢不知也盧云下不字衍　豆區釜鍾元刻作鐘下同　國都之市王云當作國之都市都市即諸市左傳是　無私與王云上當有民字　箕伯元刻作其伯　孤續元刻作孤積　正士處勢臨衆不阿私行於國足養而不忘故當作處勢臨衆而不阿私行於國足養而不忘故　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顧云

當作其事君也盡禮導忠不爲苟祿王云正當爲苟字之誤也下文持諛巧以正祿亦當爲苟俗書苟字作㚖與正相似而致誤其交友也論身義行顧云當作論義道行則疏而不悱悱當從下又作誹不阿以私以元刻作久王云當作所治唐園致菲履唐園者蔬藪之園也管子輕重甲篇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爲本利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鞒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呂覽尊師篇治唐圃疾灌寖菲舉近薦四字今本作菲字誤菲又通屝曲禮鄭注云屝屨之罪也方言屝屨麤屨也俞云詩毛傳考槃也說詒卽考槃與槃脈同自勤於饑寒饑當依元刻作飢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于心有字誤和調而不緣溪盎而不苛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王云銓借爲跧也莊子列御寇篇郭象曰跧猶伏物而行也言雖與俗和調而不隨俗以行之溪盎讀爲谿盎隱伏也作銓者借字耳謂和柔而不卑屈也孫氏以銓爲銓飾之銓非世可以正則正元刻作世可正以則致有明上可以爲下王云當作不可以爲下強暴不忠元刻作强暴隱道危行王云危讀曰詭與直行反執一瀝裾盧云二字本作一當從之按此說是也瀝當依家語作褫爲通執一語謂淸游精複自用外不聽云淸游自飾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王云當作從輕不爲進從重不爲退輕易也重難也言不見易而進不見難而退也家語三恕篇作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注云赴輕受患從重分苦輕者宜爲後重者宜爲先

內篇雜上

元刻首行題篇章云晏子春秋內篇雜上第五凡三十章其下別行標題云莊公不悅晏子晏子坐地訟公而歸第一莊公不用晏子致邑而退後有崔氏之禍第二崔慶劫齊將軍大夫盟晏子不與第三晏子再治阿而見信景公任以國政第四景公惡故人晏子退國亂復召晏子第五齊饑晏子因路寢之役以振民第六景公欲墮東門之堤晏子謂不可變古第七景公憐饑者晏子稱治國之本以長其意第八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稱長幼以賀第九景公睹乞兒於塗晏子諷公使養第十景公慚刖跪之辱不朝晏子稱直請賞之第十一景公夜從晏子飲晏子稱不敢與第十二景公使進食與裘晏子對以社稷臣第十三晏子飲景公止家老斂欲與民共樂第十四晏子飲景公酒呼具火晏子稱詩以辭第十五晉欲攻齊使人往觀晏子以禮侍而折其謀第十六景公問東門無澤年穀而對以冰晏子請罷伐魯第十七景公使晏子予魯地而魯使不盡受第十八景公游紀得金壺中書晏子因以諷之第十九景公賢魯昭公去國而自悔晏子謂無及已第二十晏子使魯有事已仲尼以爲知禮第二十一晏子之魯進食有豚亡二肩不求其人第二十二曾子將行晏子送之而贈以善言第二十三晏子之晉睹齊纍越石父解左驂贖之與歸第二十四晏子之御感妻言而自抑損晏子薦以爲大夫第二十五泯子午見晏子晏子恨不盡其意第二十六晏子乞北郭騷米以養母騷殺身以明晏子之賢第二十七景公欲見高糺晏子辭以祿仕之臣第二十八高糺治晏子家不得其俗乃

逐入第二十九晏子居晏適晉家老仲尼告之語 三十按晏子乞北郭騷米當作北郭騷乞晏子米 戟拘其頸 拘字後漢馮衍傳注作鉤下云曲刃鉤之御覽四百八十三百七十六並作戟鉤 受其不祥 後漢馮衍傳注作盟毋祥誤

之 崔子爲無道 後漢書注作崔氏無道 子變子言 後漢書注作晏子與我 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 後漢書注作子不與我則戟既在脰 趨出授

綏而乘 按當作受盧校作授云按呂氏春秋知分篇同意林所載呂氏作授字當從之 嬰命有繫矣 御覽兩引並作嬰命有所懸矣 爲東阿宰 御覽二百六十六又四百二十四引並無東字標題云晏子爲

治阿亦無東字 決獄不避貴強惡之 盧校作決獄不避貴強而貴強惡之當依補 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 于字御覽作於下二句亦同 是三

邪譽乎外 盧校作是以 蹵桑參收之處不足 盧校作參故云參收故之地不足故下云牧馬于苑 令吏更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

不趨 當于王羽籥注引作鞭其若達其徐其日猶緩也 則依物而偶於政 俞云依因也偶讀爲寓古字通用寓猶寄也謂因物而寄于政 景公登東門坊 東門防亦稱防門 古者

不爲殆有爲也 不爲當作不下志下有爲字誤 蚤歲溜水至入廣門即下六尺耳 盧云溜乃淄水之誤淄水在齊按淄當作濟廣門即廣里左氏襄十六年傳曰合于齊

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司馬彪郡國志云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水經注京相璠云平陰城南有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防門北有光里亦名廣里杜注左傳云平陰城南有防防有門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防門在濟水之北廣門又在防門之北濟

水至入廣門爲防下六尺耳 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 說苑貴德篇同藝文類聚人部引作公喟然令吏養之王云令吏養之是記者之詞後人加歎曰二字非 不待時而入見

景公 治要作不時而入見無景公字說苑貴德篇作不待請王云本作不時而入見時即待也外下脫晏子不時而入見即其證 是無歸矣 元刻矣作夫說苑同 使吏養之 元刻無之字 昔者君正

晝 晝原本誤畫 公慚而反不果出 元刻作而出反誤 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 治要作以天子大夫無天字 得率百姓 元刻脫率字 行歌

而出 元刻出作去誤一作至亦非 微此二子者 元刻此作彼說苑御覽並同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王云此二句後人所加晏子前後所引詩皆不出本詩之外忽闌入既醉之詩則大不倫矣 請君之棄鑰 鑰當作籥後漢

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 二句連讀言不得以託國晏子而過我 以其家貨養寡人 貨字說苑作貸

馬融傳注作願請君之樽酌餘詳音義 公曰酌寡人之罇元刻無公曰至罇二十字疑脫一字 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文選陸機演連珠注作爲我奏成周之樂無能字調作奏 冥臣不習文選注作盲臣不習也 臣故不爲也初學記十五作臣不敢爲之 臣欲犯其禮韓詩外傳八及文選張協雜詩注陸機演連珠注並引作犯其樂當據改 仲尼聞之曰元刻脫之曰二字 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至 大師其與焉梁處素云末二句疑後人妄增王云當無可謂折衝矣五字後淺人所增融傳注御覽器物部並引作起于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文選張協雜詩注册魏公九錫文注石仲容與孫皓書注演連珠注楊荊州誄注並引作不出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皆無可謂折衝矣五字

晉之年穀何如對曰元刻脫曰字 陰水厥陽冰厚五寸孫頤谷云當依文選謝賦注作陰冰凝陽冰厚五寸句非也陰冰凝句陽冰厚五寸句謂陰冰凝陽冰亦作冰凝盧說同王云盧讀陰冰凝爲句謂陰冰不當本此陰冰者不見日之冰也陽冰者見日之冰也按王說是也而義又未盡陰冰者盛寒之冰凍於地下者也陽冰者陽和之冰結于水上者也月令曰水始冰地始凍夏小正曰正月寒日滌凍塗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爲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管子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皆其證陰冰凝陽冰厚五寸謂寒溫得其時故下曰寒溫節而冬有堅冰焉下年穀熟之兆今俗尚有此占 此諸侯之通患也元刻作公凌本同

景公遊于紀元刻脫紀字 得金壺凌本作金鐵壺云後壺與此同不當作鐵 乃發視之元刻作發其視之御覽器物部六獸部八並引作發而視之 善哉知苦言苦字誤元刻作若凌本同

晉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御覽百卉部四作失國走齊景公問焉 君何年之小而棄國之蚤奚道至于此乎說苑雜言御覽引此無奚道至于此乎六字說文繫傳部下及御覽並作子之年甚少奚道至于此乎 好好字誤元刻作是則治要作是以 則內無拂而外無輔 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說苑作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類聚御覽作孤其根本密其枝葉治要作孤其根美密其枝葉春氣至僨以揭也釋名釋言云蒞之根而枝葉茂盛既枯則近根處易折折則浮置于地大風舉之乃反于天故皆殤殞也說苑皆拔蒞考之不審矣王云此文本作孤其根美密其枝葉密與孤正相對故殤矣與盛亦相對今本作孤其根而美枝葉矣與孤不相對則用晏子說苑之文而刪失之矣按古人文字多以相錯見義此文當以孤其根而美枝葉爲正根言孤以見枝葉之密枝葉言美以見根之惡錯舉所引欲取文字正對以意改竄殊且拔矣當依治要作根且拔說文拔擢也作仆也猶高舉也蓋至秋既仆於地大風舉之移且高反于天程說是也 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說苑作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俞云此文本作愚者自多誤奪自字淺人妄補悔字耳 溺者不問墜治要作隧于大略篇作

逵王云說文作馗馗與逵同與權疑道也大雅兔罝傳逵道也不問逵不問路者一術于逵者不問路徑者不問逵徐注曰逵徑徑水中可涉之徑也是其證 噎而遠掘井 說苑作渴而穿井 嬰聞兩檻之間 監字疑元刻作檻 夫子反此乎 初學記文部作夫子反此禮乎禮乎二字何今本脫當據補 君行其一臣行其二 此君臣行禮之通例鄭注禮經歷言之初學記無兩其字 君之來遫 初學記作君之所來速 以及位也 及初學記作反 不計之義 王云初學記引作不誅之禮上有反命門弟子曰六字今脫去外上篇晏子出仲尼聞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云云文義正與此同 去其二肩 去古弆字藏也弆本後作古人藏去字既用去後改爲弆遂藏非與人尺牘待藏去以爲棄注去藏也晏子藏其二肩故下曰藏餘不分 賜人以軒 說苑雜言篇家語六本篇文選附答于湛詩注並作以財 吾請以言之以軒乎 盧校作以甘乎以軒乎 良匠揉之 揉音義作糅荀子注文此仍未改正下糅揉同 不復嬴矣 荀子大略篇作羸 湛之鹿醢 說苑家語作醯文選注及初學記器部作案醯疑乃醢字之誤 居必擇鄰 鄰元刻作居 求士所以避患也 說苑避患作修道 我越石父者也 御覽四百七十五引無者字 何爲爲僕 元刻作何爲之僕 不免凍餓之切吾身 文選謝惠連詩注作吾身不免凍餓之地 遂解左驂以贈之 贈當作賻盧校云解左驂贈之與呂氏春秋新序及文選注御覽所引亦並作贖 對之曰 盧校本去之字 嬰誠革之 王云誠讀爲請 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 慎當作懼字本作愳古懼字 結罘罔 元刻罘作果誤 織屨 盧校作綫 北郭子召其友 元刻作北子脫郭字 養其親者身伉其難 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御覽人事部百一十作養及親者身更其難呂氏春秋士節篇說苑復恩篇亦同 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 俞云方乃與字之誤與本作与與方相似 高糾 元刻作糺下章同 特祿之臣也 元刻祿下有仕字當據補上文云爲祿仕者不能正其君此云特祿仕之臣也正與上文相因亦云晏子辭以祿仕之臣則有仕字甚明

內篇雜下

元刻首行題作晏子春秋內篇雜下第六凡三十章其下別行標題云靈公禁婦人爲丈夫飾不止晏子請先內勿服第一齊人好轂擊晏子紿其不祥而禁之第二景公賞五丈夫稱無辜晏子知其冤第三柏常騫禳梟死將爲景公請壽晏子知其妄第四景公成柏寢而師開言室夕晏子辨其所以然第五景公病水瞢與日鬬晏子教占夢者以對第六景公病疽晏子撫而對之迺知羣臣之野第七晏子使吳吳王命儐者稱天子晏子詳惑第八晏子使楚楚爲小門晏子稱使狗國者入狗門第九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爲齊人

晏子對以橘第十楚王饗晏子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食第十一晏子布衣棧車而朝陳桓子侍景公飲酒請浮之第十二田無宇請求四方之學士晏子詞君子拜得第十三田無宇勝欒氏高氏欲分其家晏子使致之公第十四子尾疑晏子不受慶氏之邑晏子謝足欲則亡第十五景公祿晏晏子平陰與槁邑晏子願行三言以辭第十六梁丘據言晏子食肉不足景公割地將封晏子辭第十七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第十八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第十九田桓子疑晏子何以辭邑晏子答以君子之事也第二十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辭以近市得求諷公省刑第二十一景公毀晏子鄰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第二十二景公欲為晏子築室於宮內晏子稱是以遠之而辭第二十三景公以晏子妻老且惡欲內愛女晏子再拜以辭第二十四景公以晏子乘弊車駑馬使梁丘據遺之三返不受第二十五景公睹晏子之食菲薄而嗟其貧晏子稱有參士之食第二十六梁丘據自患不及晏子晏子勉據以常為常行第二十七晏子老辭邑景公不許致車一乘而後止第二十八晏子病將死妻問所欲言云毋變爾俗第二十九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命子壯而示之第三十（第八第二十四景公與晏宜一作晏子）

靈公好婦人說苑政理篇作景公而男子飾說苑下有者字而賣馬肉于內也御覽資產部八作而賣馬肉于市也說苑作求買馬肉盧云買當作賣與御覽同內作市非王云作市是賣馬肉于市猶縣牛之于外按既用之賣假非是矣盧作首于門乃喻辭禁于外也賣馬肉于內喻服之于內當從盧說踰月而國莫之服御覽引作不嚱月而國人莫之服說苑作不旋月今本脫不字人字下車而棄去之御覽車部二作棄而去之說苑政理篇同韋廬文選上東平王詩注引作衛徒音義誤倒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文選注引作悉斷其頭而葬之御覽人事部五作故并斷其頭而葬之皆無殺之二字王云既云斷其頭無庸更言殺之而不踊焉說苑踊作道音義踊當作通字之誤王云作踊者是公羊傳疏同子踊于楹而闔客何注曰踊上也此言不踊謂不登也而公不登洪說同有梟昔者鳴王云昔訓夜月約敘日昔者後第六云夕者臣請禳而去說苑下有之字鴞聲乎鴞宜作梟下鴞宜從君鴞並宜改從一律若此其明說苑下有也字拜馬前禳辭曰為禳君鴞而殺之元刻作辭要曰說苑作辭曰要以君禳梟拜馬前辭句晏子辭其拜也今作禳辭誤嘻亦善說苑下有矣字汝薄斂元刻作薄賦且無令君知之說苑作且令君知之何曰從說苑此與外篇所稱太卜事相類彼必使太卜自言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卻令君知之之意所謂恐君之怪也後人不達疑加無字則晏子與讒比周以欺其君矣有是理乎新成柏寢之臺臺字與元刻作室下文云室夕云室何為夕云立室可證

景公病水孫原本誤晏今正夕者夢與二日鬬風俗通義怪神篇作夕者吾夢出於閨風俗通義作立于閨公夢二日與公鬬風俗通義作公夢見二日門請反具書具元刻作其故病將已風俗通義作公病御覽疾病部引同占瞢者以占之言對元刻作占夢以臣之言對風俗通義及御覽並同

如歷辨洪云易剝牀以辨釋文辨音辨具之辨足上也辨與辨同說文辨足上部辨空也如今所謂辨骹今俗呼辨之被者曰辨辨音同辨也 臨淄三百閭御覽三百七十八及四百六十八並引作臨淄三百閭何爲
無人御覽作何謂無人 賢王不肖王音義作主此誤仍舊 故直楚使矣直御覽作宜 晏子將至楚元刻脫至字說苑奉使篇作將使荊意林及北堂書鈔御覽部十四
藝文類聚人部九果部上並作晏子使楚 楚聞之楚下脫王字 非所與熙也熙說本作嬉音義亦作嬉 當去剖元刻當上有楷字與說苑同 羣臣其爵音義作之臣 蘇莫
重于子說苑作莫厚 君之賜卿位說苑作君賜之 以尊音義作以顯 寵以百萬說苑作寵之 古之賢臣元刻作賢君下云過之據人君說元刻是 國族
元刻作困族 君之外隸元刻亦作內隸誤 四鄉之學士說苑作四方 望之相相然王云相當爲謂說文謂從木目聲 俛就則傷嬰惡能
無獨立焉晏元刻作晏要古縣字屬上爲句 欲逐田氏鮑氏逐原作設今正 廉者政之本也元刻廉作義誤 讓利生孽王云左傳作蘊本字此作
孽借字 維義可以爲長存王云當作爲可以長存 邶殿元刻作邶殿 夫生厚而用利盧云夫民生厚各本脫民字 所謂幅也元刻脫幅字說作焉于對云
日先人有言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夫離治(國)求富禍也晏氏知而不行是以失之我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嘗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故不敢受之也盧校據此入正文而與今本正文入注 與槁邑洪云穿地不得至山齊都左傳晏子之邑杜注棠棠
邑也北海郡都昌縣有棠鄉史記晏嬰列傳萊之夷維人也其地相近 安國而度家王云大雅保得曰度居也 且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王云鈔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
曰晏子都昌辭而不受注引晏子云景公封晏子以都昌晏子辭不受御覽封建部七同則此文原有以都昌三字明矣其封地將三字後人以意加之 未嘗聞之元刻之誤者 以善爲師也元刻若作若 脫粟之
食王云脫粟上當有食字 五卯元刻作五卵說本同 趣齊搏以求升土元刻搏作摶 不必受以很君王云很乃很之借字很者違也 請更諸爽塏
者左傳昭三年正義引晏子春秋云將更晏子之宅聞今無此文蓋後人據左傳竄改晏子原文故也 晏子使吾景公更其宅元刻校語云或作晏子使晉比其反景公毀其鄰以益其宅云云其文與音義所校沈本注
語同盧校據此補入正文而以今本正文作注云比其反三字所食頭作貧須誤按標題云景公毀晏子鄰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據此則前文以致本爲正未數語仍當以今本補之乃與標題語合 家人欲朝夕見元刻作朝昔昔夕聲義相

迓

築室于闈內（標題作宮內是）何乘不任之甚也（治要引作不佼御覽車部引說苑又作不佼）炙三弋五卯苔菜耳矣（元刻作五卵淩本同盧云弋見夏小正傳弋也者禽也卵即蛋子洪云五卵謂蛋也內則卵鹽鄭注大鹽也苔一作苕孫詒谷云疑谷雜記引此作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卵苔菜而已以苔為飲茶之始太平御覽茗部中亦載此文則知苔字誤）士之一乞也（洪云三乞字當作气說文气作氣餼作氣此復借气為餼故下云有餘士之食俞云乞當作既說文既小食也論語曰不使勝食既今論語作氣此省作乞士之一既猶云士之一食）豈以其不肖父其不肖子（盧校作以不肖子據前文改）子日（盧云當有晏子）發書之言曰（白帖十引作發書讀之晉曰發苑反皆篇同）

外篇上（元刻首行題篇章云晏子春秋外篇重而異者上凡二十七章其下別行標題云景公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第一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晏子諫第二景公瞢見彗星使人占之晏子諫第三景公問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諫第四景公謂梁丘據與己和晏子諫第五景公使祝史禳彗星晏子諫第六景公有疾梁丘據裔款請誅祝史晏子諫第七景公見道殣自慚無德晏子諫第八景公欲誅斷所愛槐者晏子諫第九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晏子諫第十景公成路寢之台穿其母晏子諫而許第十一景公築長庲台晏子舞而諫第十二景公使燭雛主鳥而亡之公怒將加誅晏子諫第十三景公問治國之患晏子對以佞人讒夫在君側第十四景公問後世孰將踐有齊國晏子對以田氏第十五晏子使吳吳王問君子之行晏子對以不與亂國俱滅第十六吳王問齊君僈暴吾子何容焉晏子對以豈能以道食人第十七司馬子期問有不干君不恤民取名者乎晏子對以不仁也第十八高子問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晏子對以一心第十九晏子再治東阿上計景公迎賀晏子辭第二十太卜紿景公能動地晏子知其妄使卜自曉公第二十一有獻書譖晏子退耕而國不治復召晏子第二十二晏子使高糺治家三年而未嘗弼過逐之第二十三景公稱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辭不受第二十四景公使梁丘據致千金之裘晏子固辭不受第二十五晏子衣鹿裘以朝景公嗟其貧晏子稱有飾第二十六仲尼稱晏子行補三君而不有果君子也第二十七）釋衣冠自鼓缶（治要及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御覽人事部百九十服章部十三並作去冠被裳自鼓盆甕）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夫（御覽作問左右曰仁者亦樂此乎）晏子朝而至（下朝脫服字音義有）恐君子之不欲也（治要無子字諫上篇恐君之不欲也亦無子字）畏禮也（元刻作觀禮義也治要同王云孫田義字非此義乃禮儀之義古亦禮儀字本作義）人之所貴於禽獸者（元刻所下有以字）召衣冠以迎晏子（治要作召晏子無衣冠以迎四字俞云當作召晏子衣冠以迎）用三獻焉（治要獻下有禮字）徹酒去樂（徹原作撤今正）吾以彰晏子之教也（元刻每章之末有簽定之語云此章與景公酒酣願無為禮晏子諫大旨同但辭有詳略故著于此篇）泰山之陽（陽元刻作上音義同）將去此堂

國者而死乎（者字衍御覽人事部三十二引無者字乎作邪） 吾細人也（吾當依御覽作臣） 諛臣三人（藝文類聚人部三及御覽引皆無人字） 毋知有死（俞云當作如毋有死如與而通說詳上篇若使古而無死） 彗又將出天之變（案漢書天文志注御覽咎徵部二引作孛無天之變三字及何悲乎悲也作悒） 而彗星亡（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登牛山而悲登公阜臨其國而嘆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 居處無節（居原誤君今正） 奚獨彗星乎（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登公阜見彗星使禳之及于諫辭旨同而此特著彗見爲異故著于此篇） 非君所願也（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游公阜一日而有三過言但所爲章而辭少異皆著於此篇） 奏鼓無言（凌本作鼓誤） 民卒不亡（元刻作從下同） 公說乃止（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登公阜見彗星旨同故著于此篇） 陳言不愧（元刻作敢凌本同） 則虛以成媚（元刻作求凌本同） 其國以禍之（俞云之字衍文其國以禍四字句與上文因受其福對文） 澤之崔蒲（崔當作萑元刻作藿說文萑艸似蒲而細莞似藺而大萑老曰乙萑者也萑從隹從屮萑從艸） 彊易其賄（彊原誤疆今正） 使有司寬政（寬原誤司寬今正） 公疾愈（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病久欲誅祝史以謝旨同但述辭不首末之異故著于此篇） 偏有所聚（偏元刻作徧） 由偏之也（偏元刻作徧） 一蘊何足恤哉（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遊寒塗不卹死胔辭如相反而其旨實同故著于此篇） 雍門之樹（洪云左氏襄十八年傳伐雍門之萩山海經中山經虎尾之山多苦辛其狀如楸郭注楸卽楸字楸萩古字通用） 此見斷之（此俊作比見當從改） 冢前有旒（大戴禮于既同人官篇云冢而有旒以攻畋明也可爲冢無旒之證） 大帶重半鈞（鈞原誤鈎今正元刻作鉤當作半鈞） 無使夫子復言（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欲殺冢晚者景公逐得斷竹同但辭少異故著于此篇） 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左傳作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元刻標題作誰將有此正文與此本同） 公曰然則奈何（原誤脫曰字今據元刻補） 國澤是將焉歸（王云澤古舍字） 不亦宜乎（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登路寢而歎景公同後世有賢者取向同實國若何辭旨略同而少異故著于此篇） 盍成適也（禮記檀弓正義引作盍成道） 子稱（洪云玉篇稱乎也稱卽稱字之俗莊子大宗師篇而色若稱釋文稱崔本作稱字形相近） 偏柎何所在（元刻作偏柎此校作偏柎云下偏之所在亦當作偏柎） 子胥忠於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王云此有脫文茶說云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文義正與此同下文令爲人臣子云云正承上四句言之下是以爲臣乎臣下亦當有子字） 因道盍成適之辭

孫叔非誤盜今正）女子髮拜者（盧云髮疑髮字）然後舉聲焉（元刻下注云此章與莊於何諸合鄭正同而辭少異故著於此篇）罷長康之役（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為長康欲美之與景公冬起大臺之役辭旨同而少異故著于此篇）以吾君重鳥而輕士（俞云詩外傳九說苑正諫篇俱作而輕士）數燭鄒罪已畢（說苑無已字）寡人聞命矣（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欲誅野人景公欲誅圉人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臣何敢稿也（盧云稿亦撟之誤俞云荀子臣道篇曰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又曰非桀紂者有撟拂）何小寡人甚也（治要小作少）以成其大不誠（元刻此下有府于中者等十五字）此難得其知也（盧云其疑具）聽治不留（元刻下有日不足三字治要作忠日不足聽治不留）助寡人止之（元刻作扐寡人音義同治要亦作助）隱君之威以自守也（俞云古隱依同字隱當讀為依）是難去焉（孫頤谷據文選思舊傳論注作去此乃治矣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景公問治國何患三章大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王云不字衍下文臣奚足以知之）能無衰乎（元刻能作而古能字）其無宇之後無幾（俞云無幾當作為幾猶云田無宇之後為誰同上）民不儩貨不移（左傳作民不遷農不移）君令而不違（元刻違下衍臣字）是故尚之（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與路寢問誰將有此景公問莒與先亡國問後世孰有齊國叔向問齊君若何三章答旨同而辭異故著于此篇）不與暴君偕亡（元刻下注云此章與吳王問可處可去章旨既同但辭有詳略之異故著于此篇）豈猶倮而高檄者也（俞云偕乃皆字之誤倮乃裸字之誤高譌為告猶皐陶之皐作咎也墨子公孟篇是猶果謂撅者不恭也此即倮而皆撅之義倮為裸體撅者揭衣也禮記內則篇不涉不撅鄭注撅揭衣也揭衣則露其故曰倮猶倮而皆撅者也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對何事同曲之君三章與衰亡異而辭同或旨同而辭異故著于此篇）嬰未得聞之也（元刻下注云此章與叔向問徒之義章旨同而有詳略之異故著于此篇）非一也（治要作非一心也）籍斂（元刻作籍）庸知其能全身以事乎（元刻庸上有嬰字下注云此章與梁丘據問子三君不同心孔子之齊不見晏子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景公許（說苑政理篇下有之字）民無飢（說苑下有者字）今臣後之東阿也（說苑作後之治東阿也）再拜便僻（俞字誤當作辟）寡人無復與焉（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晏子再治阿而見信景公任以國政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地可動乎（論衡變虛篇引可上有固字）在四心之間（淮南道應訓及論衡變虛作房心音義作四星誤史記天官書兌一名鈎星出房心間地動房為天駟四與駟通即房星也又房

四景而所以因亦過心三晏而辭辭爲三也義亦得通 恐子死之也盧云死之疑倒 可謂忠上而惠下也元刻下注云此章與紬當案銀爲先辭爲公辭晏子致其妾章旨同而辭異故著于此章

謂之易元刻脫之字 晏子沒而後衰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啓故人晏子退章旨同敍事少異故著于此篇 不舉四維元刻四缺曰 吾是以辭之元刻下注云此

章與景公欲見高糾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 遂不受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 狐之白裘當作狐白之裘 君服之上而

使晏服之于下不可以爲教卽狐白裘乃人君之上服非臣下所得服也說曰君衣狐白裘孫家謂大夫得衣狐白無此遂不足信 固辭而不受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使梁丘據遺之

乘馬三返不受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 晏子相景公原誤景公相今正 再拜而辭元刻下注云此章與陳無宇請浮晏子于景公晏子之食而晏其辭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 非公莊

孔叢詰墨篇引作莊公怯盧云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則怯字亦非誤 救民之姓而不夸盧云姓與生古通 晏子果君子也元刻下注云此章與仲尼之齊不見晏子子貢問何不見曲之君章旨同而

辭少異故著于此篇

外篇下

元刻首行題篇名云晏子春秋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凡十八篇其下別行標題云仲尼見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爲不可第一景公上路暨聞哭聲問梁丘據晏子對第二仲尼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第三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于貢致問第四景公出田顧問晏子若人之衆有孔子乎第五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以勿憂第六景公問有臣有兄弟而強足恃乎晏子對以不足恃第七景公游牛山少樂請晏子一願第八景公爲大鐘晏子與仲尼柏常騫知將毁第九田無宇非晏子有老妻晏子對以去老謂之亂第十工女欲入身于晏子晏子辭不受第十一景公欲誅羽人晏子以爲法不宜殺第十二景公謂晏子東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詳對第十三景公問天下有極大極細晏子對第十四莊公圖莒國人擾紿以晏子在迺止第十五晏子死景公馳往哭哀畢而去第十六晏子死景公哭之稱莫復陳告吾過第十七晏子沒左右諛弦章諫景公賜之魚第十八

浩裾自順墨子非儒篇作浩居洪云浩裾卽傲倨假借字 好樂緩于民元刻作樂緩墨子作好樂而淫人 不可守職墨子不可下有

使字 久喪道哀費日王云道當作遁遁與循同墨子非儒篇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文義正見問上篇曰不遁于樂不遁于哀卽循哀也循之言遂循哀謂哀不止 而傳者無其外盧校傳作當接此校是下章始

吾晏儒而毀之今吾嘗聞而疑之元刻闕儒字亦作誤吾非外無法說殆設文殆知也焉其外卽下所謂異于服飾于容 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元刻脫其道字世字 而留其封元刻脫封字 仲尼

迺行元刻下注云此幷下五章皆毀詆孔子殊不合經術故著于此篇覉語元刻作羈語路世之政道事之教也元刻作累事從末同洪云管子戒篇以路家五十室周者爲一解自露殷家路與露同義也路世猶言衰世也王伯申云凡事衰敗謂之爲路猶羸也字或作露大雅板篇毛傳露羸也路與露義相近方言露敗也路露古字通晉語以之爲政則世必敗以之爲教則事必將也俞云道乃退字之誤說文道也退周書曰我興受其退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王云嬰上當有非字上篇云嬰之心非三心也誹謗爲類元刻作誹謗始吾望儒而貴之元刻作習傳下同矢言于夫子譏之王云譏之上當更有夫子二字況乎處君之中乎王云當作處君子之中故困于陳蔡之間元刻下注云以上五章皆毀詆孔子而此章復稱陳蔡相從相濟以困孔子似非平仲之所宜故著于此篇可以無亡也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問臣井見晏子之强而晏子對以湯桀無以垂訓故著于此篇俞云此與字衍不當有爲者依他章刪之而不知其非善乎晏子之願也元刻下注云此章數晏子之願如此無以垂訓故著於此篇鐘將毀也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爲泰呂成將毀晏子諫章旨同而尤近怪故著于此篇出於室爲何者也王云當作何爲者也雜上篇使入問其日于何爲者也下篇王曰將入者猶爲者也文義並同皆出於室者何等人也韓詩外傳正作何爲者也何以老爲妻王云當作何以老妻爲韓詩外傳作何用是人爲逆古之道乎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以晏子妻老且惡欲納愛女旨同而事異故無字雖至凡品亦未應以是論晏子設非晏子者將納其殺見疑晏乎無以垂訓故著于此篇乃今日而後御覽四百二十六引此無日字僕必色見而行無廉也御覽無色見而三字廉作稜遂不見元刻下注云此章與犯槐之令者求入晏子家事同而辭略且無因而至故著于此篇將使抱背元刻下注云此章不典無以垂訓故著于此篇乘龍舟元刻無舟字而捐其布文選新刻漏銘注作而標破黃布元刻作彼黃布俞云當彼所捐之布乃黃布也彼字是吾詳問子何爲文選注作吾作問子無何爲二字亦詳對之也元刻下注云此幷下一章皆類俳而義無所取故著于此篇足游浮雲御覽羽族部十四鷄下引此作鷄足游浮雲王云下六句皆指鷄而言今本脫去鷄字則不知爲何物矣頸尾咳于天地乎御覽引此乎字在陼下皆操長兵而立于閭元刻操作摸與下同又下文閭下有衛字此蓋脫此非一日之所爲也元刻脫非字而安萬民之心元刻下注云此章特以晏子而新國人故著于此篇伏尸而哭文選謝朓齊安陸昭王碑注並引作至則伏尸而哭社稷危矣原誤社作杜今正百姓將誰告夫元刻下注云此幷下二章皆晏子殺後莊公追懼之旨故著于此篇晏

子死原作晏子誤今正 公邑盧校作公阜 晏子歿十有七年盧校歿下有後字 公曰章音義今本注云下缺元刻作公曰章吾失晏子未嘗聞吾不善章曰臣聞君好臣服君嗜臣食尺蠖食黃身黃食蒼身蒼君其食諂人言乎公曰善賜弦章魚五十乘弦章歸魚車塞途撫其僕曰曩之唱善者皆欲此魚也固辭不受文王此止治要引晏子云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矣未嘗聞吾不善今射出質唱善者如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智不足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然而有一焉臣聞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其身黃食蒼其身蒼君其猶有食諂人之言乎公曰善文選此注孫類聚御覽四百二十六轉引云此以說苑君道篇所載為確說苑云晏子沒十有七年矣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弦章歸魚乘塞途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孫序音義校勘

孫序又合雜上下二篇爲一。則爲七卷。見七略。按音義敘錄八篇。下云。外篇二。俗本始删。並爲一。此序下云爲七卷。以從七略。其書合外篇上下爲一卷。則此云合雜上下二篇爲一。雜當作外。孫氏作序時。誤記外篇爲雜篇。故篇內所引多誤。又如雜下繇組馳之。當作外下。又問下越石父反裘負薪。當作雜上。

音義內篇諫上。大夫臣向下。向字子政。成帝卽位。政成。誤倒懸而至。下縣而至。言遠而切至。誤作縣至言遠而而。抑手下。說文叩按也。叩誤巧。納女于景公下。左傳嬖姒之子。左誤在。史固下。引周禮史以書敘昭穆。脫昭字。一日而三責我下。左傳景景公。上景字蓋齊字之誤。內篇諫下。質晳下晳俱誤哲。刑殺下藝文類聚誤聚聚。令去委懷令勿誤倒。斬板下。引鄭注。斷莫縮也。莫當依宋本作其。誤從毛本。滅葭下。滅與摵同。摵誤滅。尸坐堂上。上誤土。內篇問上。道在爲人下爲已則失。失誤夫。內篇問下。景公出游。景誤晏。詩云下車蠢蠢。誤牽。危行誤作老行。執二瀨裾下。誤連書。內篇雜上。崔子下。誤寫而

弑。下注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福誤禍。嬰不革矣。革誤葷。東阿下。齊威王威誤盛。儀一本作飢。上饑誤飢。闔下引爾雅宮中之門。之誤小。欲伐下。後漢書注作攻。攻誤政。仲尼送之下。命門弟子。門誤間。內篇雜下。國莫之服。莫誤美。韋虛下。倚徙。誤倒。畋誤戮。毋反書毋誤母。教臣誤數臣。惡有不肖父爲不肖子。誤脫下不字。外篇上。由偏之也。據說苑改。說苑誤倒。寡人聞命矣。下引說苑。誤脫苑字。昔吾見鉤星在四星之間。星當作可謂忠上而惠下者也。者字當刪。外篇下。東郭誤廓。若此之類。顯然誤繆。今俱改正。其所舉正文。與原書多違異。而義可兩通者。蓋刻書在前。作音義在後。音義所引正文。多勝前書。孫氏後又改定之也。若此之類。悉從原刻。不敢據前書以改音義。亦不敢據音義以改前書。

晏子春秋音義

內篇諫上

護左都水光祿大夫臣向 漢書楚元王傳向字子政成帝卽位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蘇林注三輔多溉灌渠悉主之故置都水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論議有中大夫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 中書 漢書楚元王傳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顏師古注言中者以別於外庭六藝略向指揮與校皆在禁中謂之中書猶今言內庫書也 長社尉臣參 列于別錄亦有其名 校讎 爾雅釋詁讎匹也匹合也 太史書 史記集解引如淳曰漢儀注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 復重 復謂重複 定著 著从竹誤古竹通用 八篇 藝文志儒家晏子八篇案內篇六諫上諫下問上問下雜上雜下外篇二俗本誤并爲一也 以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 天芳先牛形相近又備章長聲相近又讀異或云當爲又卒疑卽問下其章久乎章字也當爲長久 略椾 列子別錄作樍殷敬順音對誤爲斷誤也略（七略）作對又一作椾皆同箋字星衍謂殷說非也椾卽箋異文說文箋表識書也玉篇椾與箋子田切古文牋字 殺青 殷敬順列子音義謂汗簡刮去青皮也 萊者今東萊地也 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亦有此語明人改題爲晏子序或刻萊者妄也 胸 當爲匈若胷加凡此皆唐宋人改書之誤 懸而至 懸當爲縣俗加心漢書高紀縣隔千里縣而至音讀西切至 甚布 詩傳甚殊子也高誘注呂氏春秋甚草覆也甚音同鮮 晏子蓋短 晏子長不過六尺故云短明本注云疑誤非也 復列以爲一篇 謂外篇上也俗本或以此附內篇後敘向篇第明人之妄如此 復以爲一篇 謂外篇下也俗本以爲上 凡八篇 史記正義引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者是時卽以外篇上下爲一耳然唐志七卷卽以篇爲卷也玉海引崇文總目十二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爲書故卷頗多於前志文獻通考亦十二卷蓋宋時分析其篇上下各爲卷二或四字之誤卽七略之七篇也若四卷頗多於前志疑後人采嬰行事爲書故與宋人不精校此書之故矣晁公武從柳宗元之言改入墨家亦其妄也 御觀 蔡邕獨斷御者進也詩箋御侍也 謹第錄 第卽弟字俗从竹說文弟韋束之次弟也 昧死 獨斷漢承秦法上書皆言昧死 上 殷敬順列子音義上時掌反此唐人之音以別于上下實不足律古人也前于別錄作上音明吳懷保本改此文如八篇作四篇上改上篇及班斯非也之類太甚不足數之 行義 一本作仁義 勇力之士 太平御覽作尚勇力之士下文同 逼 說文無逼俗字

誅暴（暴當爲桀，桀紂名）仁義之理（韓非解老：理者成物之文也。說文：理，治玉也。）替（附推釋音：替，廢也）推移（墨子明鬼作推哆，韓非說疑云桀有侯侈，古今人表作推移，侯推推哆聲俱相近也）費仲

（侈移哆以多爲聲）大戲（墨子明鬼：桀有勇力之人推哆大戲，生列兕虎，指畫殺人。又云：湯乎推移大戲。呂氏春秋簡選篇：湯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犧。高誘注：桀多力能推大犧，因爲號，而禽克之。不知是臣名，誤也。）

（名仲，韓非說林……）惡來（見墨子）崇尙勇力（太平御覽作專行威力。凡語助小異及改者不著）以衰（……多相協以輕重緩急調之）行本

（太平御覽作行，古字倒本）而術（太平御覽作術）未聞（太平御覽作未嘗聞）蹴然（莊子大宗師孔子蹴然……）其長（……之長）故曰（本多作曰非）彊（本多作……下）

（文或作強……者亂之）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相鼠之詩）湎（說文沈於酒也……）抑手（說文按也，俗作抑）濡（當作……說文不久也，玉篇……）

（切向乃曰之誤在下耳）觴三行遂罷酒（春秋左傳：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修理（一本作理非）酲（詩傳病酒曰酲，說文一曰醉而覺也，玉篇作……）誅（鄭氏注……）服之（……思之也）

怨乎內（一本怨作怨非）弦章（韓非外儲說有弦商，弦章聲相近，一人也，非柏公）霖雨十日（附推釋天……左傳凡雨自三日已往爲霖）柏遽（姓柏名遽）任器（任用之器，可以負戴）陌

（當爲伯……）懷寶鄉有數十（……家也）飢（一本作饑，說文穀不熟爲饑）棣（當作棣）散撤（……）

字

卹（說文收也，一本作恤）褰（……）奉數之筴（左傳……）乘於塗（……）

逮（爾雅釋言：逮，及也）趣（詩傳：趣，趨也）康內（爾雅釋宮：五達謂之康）倍棄（倍讀如背）于途（一本作塗，涂途古字，塗俗字）命棄（……）絕本之家（音井）

（無布……）薪橑（……之具）令柏（……）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撤（當爲撒）餠（說文……）

（音切）辟拂（詩傳：弗，去也……弗同……去之）嗛齊（說文：嗛，口有所銜也……）用金三千（一本說用字非，當罰民出金也）思

虞（同……）辟拂三千（音……去之）謝于下陳（爾雅釋宮……）杜扃（杜姓扃名）望羊（……）

也

梁丘據 姓梁丘名據字子猶 宗祝 官名 拘虞 文選注作虞公蓋以新舉虞誤公及于退朝而拘之 無與 與讀如預 夫樂何必夫故哉 今本作何夫必攻哉摺下

文君奚輕變夫故哉言正音故以別于新音也 有歌 疑有說文文選注引此卷槃作東歌南音正在此 北里 歌名 幽厲 周二王 顧夫淫以鄙 里鄙爲殷紂二王所作之音 職計 官名

爾雅釋詁職主也 莫之從 說苑南本注云一作職計莫之井下士師亦同 和集 讀集爲輯 惡之 讀惡爲惡 繁 讀爲緐 社稷 讀稷爲稷 說頌也 說今本作悅非本字多作說

說詔以訂正頌節容本字說頌詔皆容悅也或省讀說 比死者 言將及死 而愈黥民耳矣 說文黥墨在面也言不爲樂猶自黥罪人爲二世云踏門之謐惡者守門者古有是語一本作黔 灋 一本作法古今字

並荷 荷讀如苛擾與多以 苛爲苛退之 得失爲苛進退爲韻 韓子休 姓韓名子休 夫子休國焉而往 言從國而去 翟王子羨 翟王之子名羨

重駕 駕十六馬 嬖人嬰子 景公妾 衛士東野 衛國之士姓東野荀子哀公問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又曰東野畢之馬失未知即其人否 狄 當爲狄說文狄也玉篇狄或作狄 載

駗載騶君子所誠 今猶豕荻之詩誤作駐殊極也按當從此說文駐馭也 夫駕八固非制也 言正義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 詩曰 大雅抑之篇 景

公有男子五人 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公子鉏公子陽生時荼尚未生 百乘 四馬百匹 將以而所傳爲子 言以所傳之爲世子者也 離樹別黨 出已

太子而離間之又別立黨 淳于 括地志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 納女于景公 左傳鬻姒之子荼注鬻姒景公妾淳于人所納者本此（一說棘云未詳所出說）史記齊世家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立爲晏孺子

生孺子荼 公羊傳作舍音相近左傳云安孺子史記作晏 夫陽生生而長 今本脫一生字陽生者陽生悼公也 而有患乎 言陽生雖爲君荼亦得享年爲色而無患也 田氏 陳乞

殊常也田辭相近典通用乞試荼常殺爾公者陽生則錯敎所試以爲田氏者乞使之 簡公 名壬悼公子 景公疥 說文疥搔也顏子推家訓以爲痎字 且瘧 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杜預注痁瘧疾 會譴

姓會名譴 病病矣 說文病疾加也高誘注呂氏春秋病困也 史固 周禮史以書敘昭穆史小史也名固 祝佗 祝官名佗 若以爲有益 上疑脫晏子曰三字 遠拂 詩傳佛輔也拂

與佛同 嘿 當作默 瘖 說文瘖不能言也玉篇於深切 聊攝 杜預注左傳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有攝城 姑尤 杜預注左傳姑尤齊西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 刑無罪 一本刑作刑非 解

余（一本作予）病悛（說文悛止也玉篇且泉切）邑狐（一本作丘地未詳吾友洪頤煊吉曰孤駘近是）與穀（左傳昭十一年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置管仲焉杜預釋例濟北穀城中有管仲井）州款（地名未詳）其宗廟之養鮮也（言非宗廟常禮故以爲鮮左傳鳥獸之肉不登於俎）景公遊於麥丘（韓詩外傳作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新序雜事作桓公田至麥丘）八十五矣（韓詩外傳新序五作三）長于胡（詩胡考之寧傳胡壽也謚法解彌年壽考曰胡保民耆艾曰胡）國家（胡家爲韻）之年（嗣年爲韻）楚巫微（楚之巫名微）導裔款（導引之姓裔名款）神明之主（今本作明神之主從下文訂正）大濟（爾雅釋言濟益也）明神（太平御覽作神明）五帝（五方之帝）牛山（水經注淄水自山東北逕牛山西又逕臨淄縣故城南元和郡縣志牛山在臨淄縣南二十五里）請齋（太平御覽下有其字）不知（知讀如智）以易（見輕易也）逾時（一本作旹古今字）飢（今本作饑從藝文類聚訂正）廣水（藝文類聚作澤）少賦斂（言少少賦民以爲祭山之禮）以祠（初學記太平御覽作祀）罔（初學記作故）爲髮（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毛髮非）天久（初學記太平御覽作苟）之無（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何）然（說苑作雖是俗从血）暴露（說文暴晞也从日出廾米玉篇步卜切又蒲報切）其幸而雨（初學記太平御覽作其當雨）種時（蒔讀如時說文更別種後說蒔作樹）其維有德（說苑辨物篇用此文）淄上（淄當爲菑地理志泰山萊蕪菑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泲幽州藪括地志淄州淄川縣東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傳云禹理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若漆故謂之淄水也）賁恧（一本作德）不怨（存安爲韻爲國怨念韻得之）豎刁（內豎名刁也左傳云寺人貂刁俗爲刀見玉篇）胡宮（史記正義引顏師古云身死乎胡宮胡之宮胡宮一名二名）蟲出而不收（管子小稱篇堂巫易牙豎刁公子開方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史記齊世家桓公尸在牀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不能惡焉（不能更惡於此也）詩曰（大雅蕩之篇）避熱（太平御覽下有不亦難乎）革（介韻韓革成也說文詩更也革者文）牛山（文選注作牛首山括地志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堈）滂滂（列子作滴滴殷敬順云或作滂滂並替步郎反流落貌）艾孔（姓艾名孔列子作史孔）笑（當爲笑漢碑作笑可證也或曰說文有笑字但闕其義）刷（列子作豈文選注作牧爾雅釋詁嗣續也說遂也說文刷拭也刷刮也）靈公（名環莊公父史記齊世家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淄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亦好勇之證）守之矣（文選注只作守之公有之）獨竊笑也（列子力命篇韓詩外傳用此文）公阜（初學記作公卑地名未詳）人之死（一本作死非）伏焉（列子天瑞篇引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丁公（名伋太公子史記作打謚法解述義不克

日丁　桓襄文武襄公名諸兒文公名赤武公名壽皆齊君　銚鎒說文鎒田器得耨器也玉篇銚七昭切耨當爲耨　御初學記作禦　六馬景公駕八因據御六皆僭也　日莽當爲莽　伯常

騫字伯常名騫　韶當爲韶說文韶字見二世刻石　菲穀梁傳菲之爲言猶雛也　出背而泣初學記作由位解而泣白帖亦作泣今本泣作立非　一日而三責我相諫古而無死接與飛和及議

據晏在左傳曰景公問古而無死及問與我和者在昭二十年齊有彗星事在昭二十六年與景公自云一日三責者不合然春秋君不書彗晏或左氏於二十六年與齊侯與晏子論陳氏之事此禍晏子對彗星之對亦以彗星於陳氏之事也是此者是說左傳之不及太史公十二諸侯年

表誤以彗星在昭二十六年　今誰一本作孰　責寡人哉新序雜事篇引此文　睹死者太平御覽作睹下同說文睹或从肉从故古者旧枯补曰骼有肉曰骴古曰才賜切骴骼之稱也　默太平御覽作嘿

俗　睹疾太平御覽作病　籍斂荀子君道篇籍斂忘費于非樂篇以爲籍斂乎爲民　餒當爲餧　所以襄一本作襄非　于民太平御覽作賦民　之民一本作氓　公被淮林

文選注引文類聚作我　公曰意林作謂晏子曰　而天不寒意林作天下何不寒文選注作天下不寒　出裘意林作公乃去裘太平御覽作脫裘　與飢寒藝文類聚作以與飢寒者　熒惑天

罰也史記天官書引春秋文耀鉤赤帝赤熛怒之神爲熒惑位在南方禮失則罰出　虛齊野也太平御覽作齊之分野　附于冨彊爲善不用太平御覽節其文作爲善非　錄錄

漢書蕭望之傳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　不亡上昔祕語　老人田民人爲禽　嘗說文嘗目不明也古作窅爲瞽字　辟說如闢　質哲毛傳皙白皙說文人色白也　而長顏

以髯藝文類聚作長頭而髯文太平御覽作長頭而短髯一作長頭而大髯當爲髯也　兌說如銳　揚聲太平御覽作高聲　蓬太平御覽作蓬頭　太甲武丁祖乙太甲湯孫武丁小乙子祖

乙河亶甲子　續當未詳　鼓毀將殪詩謂將帥殞文殪死也　不果伐宋太平御覽引古文瑣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丈夫賓於前晏子曰君所夢者何如哉公曰其宮者甚短大小上長其言甚怒好俛晏子曰如是

則伊尹也伊尹甚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俛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　署梁地名未詳　返藝文類聚作反　梟游說文游旌旗之流也　下而急帶曰急束其帶也藝文類聚作

下車急曰一作逆身曰與身字相似或當爲逆身　遣藝文類聚作遣王　無有藝文類聚作得無有太平御覽作得無　不亦急也藝文類聚作無急也　泰士子牛泰士官子牛名孟子內篇士子牛韓詩外傳

作爲賢不中罪則大辠子殺在牛與發罪亦相近　泰祝子游泰祝官子游名辟事外傳作祝人泰在　行人子羽行人官子羽名　辟說如闢　倉庫太平御覽作廄　申田申田疑人名辟韓詩外傳作

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取賢在寡人之有五子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君子四支韓詩外傳作肢與君言異太平御覽作言與心異可得令四支無心藝文類聚作則可令四支一日無心罷敗而歸藝文類聚作罷田即日歸韓詩外傳用此文駭之說驚令去也自今以後太平御覽作自今以來弛太平御覽作未有暴詩傳疾也說文暴疾有所趣也玉篇步到切死說苑作圉人殺之藝文類聚一作病死操太平御覽作持軀太平御覽作軀遝太平御覽作復逐太平御覽下有止字後致太平御覽作屬晏子數之曰沈啓南本下有注云戍作說苑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云云是說苑文罪一也藝文類聚作一當死也下作二當死也三當死也善太平御覽作寔必怨藝文類聚下有殺字必輕藝文類聚下有伐字汝太平御覽下有一字釋藝文類聚作舍一作赦太平御覽作赦勿傷吾仁也說文正諫篇用此文

諫下

圄當此及左傳圄伯嬴於轑陽之文知圄圄非獄名說文圄圄所以拘罪人勅說文敕戒也飭勞也經典多用勅爲敕呂氏春秋田事既飭高誘注飭讀作勅勅當田事是此勅當讀飭也豈妄書足以治之矣言一妄男子能書記者即成獄矣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言焚其獄也猾當爲猾其折骨決皮言爭鬥相而相傷也無當文選三都賦序玉篇無當猶言注當底也去聲雕一本作彫正字操寸之煙言操火傷之藝文類聚作傷執聞令太平御覽作令同醉藝文類聚一作過太平御覽作過使吏拘之且加罪焉藝文類聚作君令牧而拘之將加罪焉一作加刑其女子今本脫女字據太平御覽增託太平御覽作說負廓即郭俗加見犇見淫奔也恚說文怒也所欲簡欲爲因昧墨昧讀如冒冒貪墨苟可一本作苟日早一本作蚤以供太平御覽作從不辜太平御覽作稱羨詩傳羨餘也刑殺藝文類聚作刑然今本脫刑字非享藝文類聚作饗禁太平御覽作氏三辟著於國自站作刑辟如危國藝文類聚亦作刑辟公曰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下有善字出犯槐之囚列女傳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

云云事正與此同晃曰公（藝文類聚作君是）曲沃（藝文類聚作曲城）其中（藝文類聚作其中有）降（藝文類聚作攻）圖（今本作圖，據藝文類聚訂正）人君（藝文類聚作君人）不身傳誅（傳說爲身，藝文類聚作身不妄誅）令捨之（藝文類聚作令吏舍之）搏治（疑搏埴，搏埴治埏相近）臈（當爲臘，左傳曰不臘矣，說文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師殺（猶言率衆）公延坐（藝文類聚作公延晏子坐，今本延作酒，非）太上（尊辭）靡散（藝文類聚作弊，是流弊爲韻）磋（當爲瑳）庲（一本注云，庲舍也，太平御覽注云，音來，舍也，玉篇同，當爲齋省文）穗（太平御覽作穉）殫（太平御覽作莩，疑莩字誤）

說零落也零落（後落爲韻）拂殺（太平御覽作拂殺，今本作弗爽，殺讀如拂，說文拂擊散之也）靡弊（弊殺爲韻）張躬而舞（太平御覽作張披而舞）誠（太平御覽作識）路寢（公羊傳路寢者）何正疑也章華之臺（左傳昭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杜預注在今華容城內）乾溪（當从左傳爲谿，昭十三年傳楚子次於乾谿，杜預注在譙國城父縣南）令勿委壞（已成勿毀）斬板（禮記檀弓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鄭氏注板蓋廣二尺長六寸，斬板謂斷其縮也）治（太平御覽作攻）盤游于田（太平御覽作般於游田）乾谿（太平御覽作谿，今本从水，俗據此知前溪亦谿誤也）叛之（田安叛爲韻）革（太平御覽作居）朝韋問（未詳，或人名）滅葭（說文扳，批也，批，捽也，滅與搣同）搴（當爲攑，說文攑拔取也）而坐之（藝文類聚作子獨席）吾（太平御覽作臣）尸坐堂上不席（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祝尸不席，尸蓋尸之假設，說苑作唯與說坐於地，蓋約此文也，尸坐常上，言尸在堂，則坐者不席與）日諾（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諾）寡人亦席矣（說苑敬慎篇用此文）穴（室穴爲韻）曷爲不詳也（說苑君道篇用此文）爲臺（意林作作臺下，爲鐘同）今復爲鐘是重斂于民（自苦作又，約民爲韻）不祥（意林作斂民作又，必哀斂哀以樂不祥）公乃止（說苑正諫篇用此文）泰呂（呂氏春秋侈樂篇齊之衰也作爲大呂，高誘注大呂陰律十二也）綦（禮記內則屨著綦，鄭氏注綦屨繫也）銀（藝文類聚文選注作約）絇（藝文類聚作句，通禮記玉藻云士不衣織，鄭氏注約屨頭飾也，說文約纑繩約也，讀若鳩）古（藝文類聚作古者）製（藝文類聚作制）暖（藝文類聚作煖）凊（今本作清，非，說文凊寒也，玉篇七性切）今君（藝文類聚作今冰玉）境（當作竟）使不得入（今本使作吏，非，以意改之）撤（當爲徹）聖王（藝文類聚二王字皆作人）衣不務于隅肶之削（肶玉篇同膍，婢脂切，淮南本經訓衣無隅差之削，高誘注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爲衣裳，無有邪角削殺也，此作肶，蓋音近）冠無觚羸之理（淮南本經訓作無觚羸之理，高誘注觚羸，謂若馬目及相關千也，言振者猶…）鉄衣攣領（說文鉄…也…也）檜（當爲…說文…太平御覽作…）

木 窟穴 初學記太平御覽下有王天下者四字疑今本脫之 而不惡 如上有王天下者四字則此當作好而不惡 盆敬 一本作坌盆非 潔 當爲絜 明堂 高誘注淮南云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歷頒宜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氛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圜似璧謂之辟雍諸侯之制半天子之宮 濕 淮南作溼 木事不鏤 淮南本經訓古明堂之制下之潤濕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木工不斲金器不鏤用此文而省金器不鏤然也明堂之上儉質安有金器以此知晏子書之是 示民知 劉昭注續漢志文選注白帖太平御覽皆作知今本作之非淮南作足以示民也 節 及入當爲飾 榭 當爲謝見荀子古書射銘以宣射爲宣謝 汙 說文小池爲汙 不平也 說不平安 曲潢 說文潢積水池 滅軌 說文軌車轍也以下云高三仞知之詩與不誤軌毛傳由輈以上爲軌是改軌爲帆字與杜預不協據此知亂作軌爲軌蓋一車之通稱與 黼黻 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 素繡 說文素白致繒也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 綵 一本作彩綵與彩皆當爲采 管文仲 文疑敬字之壞也 龍蛇 比 身在水緣與龍蛇爲伍史記吳世家太伯文身斷髮應劭曰常在水中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 壹心 一本作一心非 竊襲 通俗文重衣曰襲 營 說文熒惑也營與熒字相近 藥 一本作樂非說文藥佼木族也或作藥 公爲 太平御覽作公日爲 中倪 淮南本經訓其行倪而順情高誘注倪簡易也倪讀射倪取不覺之倪雅倪可也玉篇一日輕也他活切中倪猶言中道輕脫也倪卽兌字之俗 不闊 爾雅釋言荒闊也郭璞注今江東呼大爲闊闊猶盛也疑此明釋文在晉反又于閉反不顯言不先盛也 倪順 輕順 朝居嚴 詩傳嚴威嚴也 嚴居朝 說苑作朝居嚴 之瘠 羽折作瘠 升鼓 一本作斛鼓斛字之誤鼓亦升名說苑作鼓粟（白帖引作升斗） 綈 說苑作綈是形近故譌 拒 說苑作距 而不受者哉 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謂于民 謂字疑誤 傾宮靈臺 劉淵林注吳都賦汲郡地中古文冊桀作傾宮飾瑤臺紂作瓊室立玉門與此互異淮南本經訓帝有桀紂爲琁室瑤臺 身及焉 及於難也 亭 一本作享享卽享字享乃享古文今文異俗分二音非 愀 此愁字異文 詩云 大雅文王之詩 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 詩仕作事貽作詒毛傳仕事二字通也貽俗字當爲詒 服牛 服駕之牛 爲其利之大也 言可致而食之利大於駕車 欄 當作欄玉篇欄木欄也力寒切 襦袴 說文襦短衣也一日㬎衣玉篇人朱切袴當爲絝說文脛衣也玉篇苦故口切亦作袴 藏 當爲臧 逢於何 姓逢名於何古人有逢蒙 臞 當作臞詩傳臞猶也集韻或作臞玉篇無臞字 合骨 謂與其父合葬也 嘻 語當文 則有

以 句 攡格 說文格木長貌 棝心 同梱說文棝棗也爾雅云梱樸心心蓋木名或曰格卽棝假音則心卽人心 見 太平御覽作白 古之 太平御覽作自古 不侵 太平御覽作寢 詩云 王風大車之詩

滕履玉篇縢緘也約也逢行縢也茈武說文茈艸也禮記玉藻縞冠元武鄭氏注武冠卷也躄說文爲躄術客客有術者病死太平御覽作患生死者聞晏子疾客之道太平御覽作客道亦孫也

君請太平御覽作使君將有意林作公使之公曰諾意林作公使之死者之不可以生邪意林作晏子令排入殺死者公大怒晏子曰已死不復生公乃止害性生行

性爲辭其職因職爲職臭說文臭名臭氣也陳齒尸齒爲齒若月意林作若日月噎噎詩噎噎其陰毛傳如常陰噎噎然意林作噎文選注作曀皆俗字君子之非官以

推當君非正也之是是當爲提爲說忠且太平御覽作臣以鍾一本作忠而維據盡力以愛君今本注云下兩太平御覽有晏子對曰不可公乃止在此下公孫接文捷

類聚後漢書注作捷頃公孫子方也田開疆姓田名開疆陳氏之族古冶子姓古名冶不中一本作忠少餽餽即饋假借字三人餽以二桃故云少一搏豬呂氏春秋知化若豬之猛

搏虎而再搏詩注豣三歲曰豣古今韻會豣集韻或作豜豣即豣正字也搏乳虎後漢書注作持猏而再搏乳虎持猏猏即豣豣形近之譌吾仗今本作伏非據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改卻藝文類聚後漢書注作卻寵衡今本

作仗非據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改砥柱括地志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硤石縣東北三十里黃河之中潛行爾雅釋水潛行爲泳郭璞注水底行也引此文順藝文類聚作從挈領後漢書注作契領是挈釋詁契絕也韓詩傳領頸也

藝文類聚作刎頸生之藝文類聚作不進同桃而節同爭一桃而節冶專其桃而宜宜當不宜葬之以士禮焉水經注淄水東徑蕩陰里故城南又東北

逕蕩陰里西水東有冢一基三墳東西八十步是列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之墳也晏子惡其勇而無禮投桃以斃之死葬陽里即此也夫勇多則弒其君力多則弒其長說苑作臣勇多則弒其君子力多則弒其長

多則弒其長飾說苑作飭是終日問禮說苑作文飾用此文

問上

賃同任盡忠不豫交言盡忠不先結交於君任左傳作特明主左傳作盟主朝歌賈逵注國語朝歌晉邑杜預注朝歌今屬汲郡非地同名太行孟門左傳襄二十三

年史記齊世家莊公四年晉杜預注孟門晉隘道太行在河內郡北 茲於兌 詳未 期 左傳作朞 逐群公子 今本脫子字據左傳增 及慶氏亡 此下有脫文事亦見後左傳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

其邑爲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云云 意使令 任意使人 景公伐斄 斄即萊也服虔注左傳齊東鄙邑杜預注萊國今東萊黃縣 不耗 耗今本作非 道在爲人而失在爲己

爲人則得爲己則失也 以干霸王之諸侯 此句疑脫誤意林作晉欲霸諸侯若何孔叢作可以霸諸侯乎 數 孔叢作茲 不肯聽 孔叢作未肯然 故臣聞仲尼 孔叢下有聖人然猶四字

居處脩倦 意林作居簡惰形近之譌孔叢作勤惰 廷 孔叢作延 季次 史記仲弓弟子列傳公晳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家語作公晳克孔叢作季羔 不厚 孔叢作篤 顏

回騫雍侍 孔叢作騫閔冉雍侍閔損字子騫 賈隧 賈即類假借字隧當爲隊說文隊從高下也隊從高隊也孔叢作加於 未有能士敢以聞者 孔叢作未能以聞者 官未

具也 孔叢作備也意林作今君未有能作故未具也 則何謂 說苑作何爲一本作可非 情 說苑作壁 隰朋 齊成子莊公曾孫隰仲之子史記齊世家集解徐廣曰或作崩也潛夫論志氏姓齊之隰氏姜姓 暱 爾雅

釋詁近也 鱡 當爲鰂說文鰂魚也玉篇鱡魚列切與鰂同聲亦相似 弦甯 弦商當武也說苑只作弦章章商聲相近韓非作弦商甯武甯武其即甯戚與 王子成甫 韓非作公子成父是說苑作父 東郭牙 姓東

郭名牙韓非外儲說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弦商請立以爲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仞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爲大田三軍既成陳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爲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

請以爲諫臣 管 說文作筦通 公曰善 說苑君道篇孔叢詰墨篇用此文 翌州 冀州也翌冀形之誤也 惛 說文不憭也 之力 因冀州要服室德力各爲韻 佐佑 當爲左右許慎左右助也 之

業 力業爲韻 國有什伍 謂管子作內政以寄軍令也 不阿 言民貧殺君毀阿各爲韻阿讀如何 諂德 食祿色刃業德爲韻 菽 當爲未 之業 常享烈業各爲韻 假 化假

爲韻 竭 疾竭爲韻 妥妥 當爲綏綏爾雅釋詁綏安也玉篇妥湯果切二切又云妥亦古文綏說文有綏無妥 奄然 閑無 鄒滕 說文鄒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杜預注左傳滕國在沛國公邱縣 雉犇 當拙

也 猶稱公侯 鄒子爵滕侯爵此云公侯未詳言二國且小也 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 未詳疑親殷當爲親晉上亦當爲晉者周之樹國也是時晉君殷如

昔 以變小 疑偪小 以遠望魯 言自遠望之 齊其有魯與莒乎 魯後非於楚莒滅於楚而地入齊 田無宇 陳桓子也須無之子 幾 爾雅釋詁近也

景公問于晏子 韓非說苑作桓公問管仲 束木而塗之 韓非束作樹塗當為涂說文杇涂也 鼠因往託焉 韓非作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 熏 韓非韓詩外傳說苑作燻非

恐燒其木 韓非作恐焚木 恐敗其塗 一本作途是韓非作恐塗陁韓詩外傳作恐毀其塗卽塗也 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 藝文類聚作出則賣寒熱入則據其(疑衍字)利一作出則賣寒熱入則比周與此皆不得所見本異韓非外傳作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比惡於君 不誅之則亂 韓非作吏不誅則亂法 誅之則為人主所案 案安也言人主安之韓非作誅之則君不安亂案為韻 據腹而有之 韓非作據而有之說苑作掾腹而有之韓詩外傳作君又覆而育之按爾雅釋詁腹厚也育長也腹與覆有與育聲相近據腹言據君之腹心也 人

有酤酒者 韓非作宋人有酤酒者可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 潔清 絜當為潔清靜者說文靜無垢穢也玉篇疾性切 置表甚長 韓非作縣幟甚高 公狗之猛 韓詩外傳說苑作公之狗猛

絜 說文絜縣持也韓詩外傳作挈 嚱 韓非韓詩外傳作噬 齕 說文齕齧也韓詩外傳作持 左右 韓詩外傳下有用事者字是 壅 當作擁也 國安得無患乎 說本注云或作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患也韓非外儲說韓詩外傳說苑致理皆用此文 以無偪山林 一本脫以字非 祈福 林福為韻 不貨 役貨為韻 為名 論語必也正名 於國 疑經覈當名國為韻

如今日羅織罪皆以罪為辟 相親 與辟皮行親各為韻 不逆 與孳悖逆為韻 民有如利 如字疑誤 建謀不及義 一本作造謀者及義 吾君亦不務乎

是 言君亦不以此為事 其游 與其文游也 榮君 行與身君各為韻 不取 與取為韻 不順 言不順君所為民與順為韻 防下隱利 利之所在防過而隱蔽之 而求多

從君 求其多從君欲 不陳過而求親 不陳君之過而求親與進君親為韻 守則 爾雅釋詁則常也法也 法儀 言于有法儀者天下從非者不可以無法儀 寡人持不仁

其無義耳也 言未嘗行仁義 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 欲北面事晏子以其義也 縷密不能蔽其學者詘 言知學問不能致密者詘於人下玉篇詘

邪谷切非此字也當為縷字說文玉篇縷皆五切 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為人用者卑 孟子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也卑無為位 交游朋友從 句 餧 一本

作餧非 滅 此卑從窮利得說滅各為韻 行己不順 一本下有不敢以三字非 僻 一本作辟 諂德 諂國德為韻 倘親 權民親為韻 辟 義辟為韻 身害 利邪害為韻 事

逆邪實逆爲韻之理義讀理爲韻有難而死說苑作使不能與君陷於難說苑臣術皆用此文不華不可譁也說人身人爲韻乎故子故爲韻怪當作吝之義義及厚義爲韻而順人信順爲韻有罪亦可韻性隨行罪各爲韻天明象而贊當云贊地今本脫一地字因下有地字故不僞天平性政德忠梅伯各爲韻干崇侯之暴紂有崇侯虎禮梅伯之醢韓非難言梅伯醢呂氏春秋行論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過理殺梅伯而謂文王其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能贍當爲瞻若濟呂氏春秋不苟論注瞻足也管說如澹然無爲之澹荀子王制篇物不能澹楊倞注澹讀爲贍給之贍爲韻隕失說文云有所失也隕與抎聲相近忘國大國與親人性紀國各爲韻任大當爲任大臣求嬖謁嬖爲韻無外親謁不合外人親近于謁也辟梁丘據無使受報嬖夫之說文報當罪人也从幸从及及服罪也能諭能說喻也古喻从言擇君而事之德義使不爲韻意林取此文審擇左右左右善今本脫左右二字據說苑增則善無由入矣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問下

晏公出游問於晏子管子戒篇作桓公將東遊問於管仲吾欲觀於轉附朝舞管子作我遊猶軸轉斛尹知章注言我之游必有所游猶軸之轉載斛石孟子作轉附朝儛遵岐注轉附朝舞皆山名也邪術云當從管子趙岐以爲山名蓋因下琅邪推知之耳實無其山也猶轉轉斛載斛石是時齊君運故景公欲浮舟而南觀孟子從流下從流上共他遵一本作循至孟子作放琅邪琊一本作邪非琊當從孟子作邪趙岐注齊東境上邑也則孟子作比天子之孟子作適爾雅釋詁適往也謂之游管子作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省實孟子作斂謂之豫管子作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吾君孟子作王我曷孟子作吾何貧苦不補苦當爲者孟子作飢者弗食謂之亡管子作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孟子作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聖王無流連之遊管子作先王有遊夕之業孟子無遊字亦作樂字癃老一本無老字說文癃罷病也辟讀如闢濟功爾雅釋言濟成也

康莊（爾雅釋宮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之風（風猶如）畏之（宮國畏為韻）九合諸侯（爾雅釋詁合也荀子勸學篇有九合諸侯之命）仲父（下父為韻）之後（後住為韻）

何也（藝文類聚白帖作何如）無不雩途（今本作不無據藝文類聚改白帖作途謂文汙途也雩途即汙途謂途窪）無不灑除（白帖作洒掃除也途除為韻）邀（說文邀循文从敖）詩云（小雅）

（車舝之詩）之者其人也（未詳之故音作非）為長（合韻如長）中聽（聽中也猶得）貨竭（一本作謁）是以亡也（既竟口口詩用此文）施昵（昵說也當為昵說）

巡遁（說文巡視行也遁遷也漢書平當傳贊逡遁有恥師古曰逡與循同用也正俗曰實當逡巡蓋論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逡巡者蓋取循遵以為逡字）平（平跛逸為韻）斧鑕（當為質玉篇鑕鐵鑕砧也古今籍合逡通作質逡切）逡循（爾雅）

（爾雅釋言逡退也漢書萬章傳逡循甚懼）鏘然（玉篇鏘七羊切此當為依鏘之聲音）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韓非作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語曰莫眾而迷一日晏子聘於魯哀）

（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眾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韓非作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犢魯國化而為一心

（韓非作羣臣之所以為一此作犢未詳）距本朝之勢（言近臣能距一切之有勢者）以危（危治為韻）詩曰（大雅棫樸之詩）趨（詩作趨）之誠（誠情為韻）是以不迷

也（韓非內儲說用此文）夫（一本作大夫路作夫亦是於二字之誤夫下疑以為大夫）敝（一本作弊）既靜矣晏以（晏有段說）動流（一本作流動）不可復已（不上當有天字）署

（寠鼓為韻）君之強過人之量（言強力過人量為韻）有一過不能已焉（不容人過也）署（署為韻）子孫（孫為韻）殆哉吾過（明己）

（之臣亦且不能隱過故殆也）晏子聘于晉（左傳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田氏（左傳作陳氏）公積（左傳作聚）老少（左傳作三老）國都之市（左傳作國之諸市非）

昔者（自昔者至惑甚左傳所無）孤（左傳作丕是蓋夫為丕氏皆此姓也）為避（避為韻）慆憂（段說慆說也段玉裁說慆即慆憂杜預注藏非一說詩日月其慆傳慆過也言樂過當憂）之有（行長者非步亦有為韻）

（韻）讒鼎（韓非說林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贋往）昧旦（段文昧爽旦明也一日闇也杜預注昧旦早起非凡左傳注見有行本不錄入惟證其說者）其竟（此不成字序云竟為長疑即為此則作長久也左傳作能）死（死祀為韻）

之治（一本作治）詩有之曰（大雅桑柔之篇）進退維谷（詩傳谷窮也谷與穀音相近故云窮）論身義行（行谷為韻）華世（一本脫華字非）君危（危詳為韻）

爲行（名行爲韻）阿以（一本作久非）隋（同惰）唐園（古塘字作唐）考葬殿（同進得草葬墓塋注即土丘也考之言成）不愧行（說文愧當爲傀也）其身游（協韻）

（注荀子引無身字）愧行（疑俟作傀云鬼當與傀義同）道廢（義廢爲韻）爲本（本爲韻）緣（緣作祿）溪盎（溪當爲谿言谿刻也卽謗假音說文谿卑知也谿盎而不苛言不矜明察）不狡（狡協）

（爲爲非敬也王侍御念孫曰玉篇校切也該與該通斬從容中禮而不急切與）不銓（銓疑與字假音說文與讀若畏侯王侍御曰說文銓卑也廣雅伏也銓與銓音同）刻廉而不劌（劌俟注荀子廉校也說文劌利傷也）木石

之樸也（說文樸木素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樸本也皆未彫治）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辭（當作事親孝事君忠無悔往行無悔往辭）不諂過（杜預注左傳諂諂）

（薮也）劊（說文刃傷也或作創說文合衆要恐也）榮矣（君人爲韻榮各爲韻）詩曰（大雅民之詩）懈（詩作解）要幸（要與殆通）俱順（藝文類聚作從）三心（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風俗）

（通孔叢俱作百心）事一君（風俗通二語作晏子曰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太平御覽引子思）識（太平御覽孔叢俱作記）事百君者也（孔叢作以一心事百君風俗通孔叢語俱用此文）柏

（家語作伯）見晏子曰（家語作伯常騫問於孔子曰）賤史（家語作吏非）直行（家語作宜行）危行（家語作宜行）言亦無廢者何若（家語作今欲身亦不廢道亦不）

（疑爲之有進字）對曰（一本無對字）執二𣶒裾則不取也（家語作執者不敢王肅注執略不恭之貌當爲執）直易無諱則速傷也（家語作徑易者則數傷）

新始好利則無敝也（家語作就利者則無不敝此文宗詳）從輕不爲退（家語作從輕勿爲先從取勿爲從）陳物而勿專（家語作陳道而勿怫）見象

（家語作俱王肅注俱法也）身不廢矣（家語三起俱用此文）

■雜上

來爲（已就來爲韻）及其身（義禮賢身各爲韻）嘳（一本作喟說文喟太息也歎作喫字林喟息憐也）袒免（免卽絻省文）既弑（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作殺）埳（當爲坎說文埳也玉篇埳亦與坎同苦感）

切　受其不祥後漢書注作明欲視之　所殺七人韓詩外傳作十餘人新序作十人　次後漢書注作而後　崔子後漢書注新序作崔杼　而弒後漢書注新序作殺　俛而飲血後漢書注作若有能復崔氏而晏子不與盟明神視之遂仰而飲血　子變子言後漢書注作子不與我　子不變子言後漢書注作子不與我　失其志後書注作意漢　回後漢書注韓詩外傳作留　非義韓詩外傳作仁　子獨不爲夫詩乎今本作夫詩乎形相近字之誤也據呂氏春秋訂正　詩云大雅旱麓之詩　莫莫葛藟韓詩外傳新序作藟及呂氏春秋作虆韓詩　施呂氏春秋作延　愷悌韓詩作豈弟呂氏春秋作凱弟愷悌正字豈弟通字凱弟俗字　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韓詩外傳作嬰其可回矣新序嬰可謂不回矣　直兵推之高誘注淮南子晏子不從崔杼之盟將見殺晏子曰句戟何不句直矛何不摧不挑不義　嬰不革矣新序作嬰不之回也　遂舍後漢書注作釋　而爲小仁舍其已　授呂氏春秋作受　綏韓詩外傳作稷非　而乘太平御覽作晏子不與盟而出上車　撫呂氏春秋作附（當爲拊）新序作撫其僕　野太平御覽作山一作山野　廚太平御覽作庖野新序作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文義不逮此矣　鞶太平御覽作鞶　詩云鄭風羔裘之詩　彼己之子詩作其　舍命不渝韓詩外傳作偷詩箋舍猶處也渝變也此當爲捨命之設非詩傳渝變也據韓詩亦可讀爲偷生之偷　晏子之謂也呂氏春秋知命新序義勇篇韓詩外傳俱用此文　東阿左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於柯杜預注齊之柯邑齊威王烹阿大夫即此元和郡縣志東阿縣漢舊縣也春秋時齊之柯地按此已名東阿則漢縣承古名又本草經已有阿膠阿柯通也　三年意林作治阿三年　召而免之一本脫而字非意林作召而問之　召而賞之藝文類聚下此有辭而不受四字疑此脫　蹊說文徑或从足作蹊玉篇遐雞切徑也　不避意林不畏強禦此下疑有畏強二字後人以爲與下畏強重出故刪之　體不過禮意林作不詐過禮　今臣謹更之意林作臣請改轍更治三年必有譽也　當賞者宜誅藝文類聚作昔者嬰之所治者當賞而今所以治者當誅　相知情嫌其知情賢　繫辟玉篇絫古猥切絫字也治也辟當爲闢　絫收絫與纍通說文纍綴得理也玉篇絫法綴切　墨子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饑一本作飢非　重其貨說文貨財也言承其賄直也　趨讀如促　則依物而偶於政物事也言援事而不違於政非事而爲靡　東門防說文防隔也　踦此踦字省文　溜說文溜屋水流也溜同霤　鄉者鄉即向字　則無齊矣言國將　古常爾雅釋詁古故也常法也　壽宮齊桓公死于此宮見前　長藝文類聚作長義同長猶令長　飢藝文類聚作饑　共說苑作供　緜寡有室說苑引此文　殺屬攝

釋鳥生哺鷇郭璞注鳥子須母食之者鳥異鷇卵六子上總鷇鷇卵不挨方言鸐子及雞雛皆謂之鷇不待時（說苑作踞）逡巡（爾雅釋言逡退也說文逡復行貌）聖王（藝文類聚作人）當聖王（一本作人）

是（藝文類聚作道）此聖王之道也（說苑貴德篇用此文）可立而以聞（說苑貴德篇用此文）闈（爾雅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刖跪（跪足也荀子勸學篇蟹六跪而

二螯說文跪字作足則足者使守門是也）擊（太平御覽一作繫）裔款（說苑作欲款）公慚而反不果出（今本作公慚而出反不果據太平御覽訂正）見戮（一本作晉戮）隱君（太平

御覽作頭君是一作隱是）受諫（晏諫爲補）無征（說苑作正）時朝無事也（說苑正諫篇用此文）夜移于晏子（太平御覽有家字）款（說苑太平御覽作扣）元端

（太平御覽作袂衣說文補衣正補也與袂通）夫布（太平御覽一作鋪）司馬穰苴（史記列傳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晏嬰乃薦田穰苴）介冑（介與甲通）將軍（說苑作夫子）左操

瑟（說苑左作右下作左）而出（太平御覽一作至）微此二子者（說苑太平御覽作微彼）僅得不亡（說苑正諫篇用此文）暖（說苑作熱）奉餽（說苑作既奉餽與饋通）茵

席（說文茵車重席說苑茵席作因浮者蓐蘊取暖蓐亦通）別（說苑作辨）其宜（說苑宜爲宜）不見晏子（說苑臣術篇用此文）大夫（一本作匹夫非）音也（一本作者也）詩云（小雅

賓之初筵篇）厭（此據毛文毛爲饜）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詩經此二句）賓之罪也（說苑賓作客主非）嬰已（說苑作以）養（說苑作養之是）而況與

寡人謀國乎（說苑反質篇用此文）欲伐（後漢書注作攻）往觀焉（文選注作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觴（韓詩外傳作觴新序作觴）酣（一本作醉）范昭曰（文選注作起曰）棄

罇（韓詩外傳作願君之樽酌以爲壽新序作願請君之樽酌後漢書注作序酌文選注作願得君之樽爲壽按說文尊酒器也或作罇玉篇或作樽又云罇同樽是樽罇皆俗尊字之俗）公曰酌寡人之罇（文選注作公令左右酌樽以獻）

（後漢書注作公曰諾）范昭已飲（一本作飲之非）晏子曰（文選注後漢書注作已飲）徹（後漢書注作撤俗字文選注作撤去之）舞（文選注作儛俗字）謂（韓詩外傳文選注作顧）調（韓詩外傳文選注作奏）

冥（韓詩外傳文選注作盲冥盲音義俱相近）不知（新序作識）以報（文選注作一報字非）伐也（韓詩外傳文選注作非）試（後漢書注作術）識（韓詩外傳文選注後漢書注作知）其禮（韓詩外傳文選

注作樂）而太師知之（文選注下云於是輟伐齊謀）仲尼（文選注作孔子）可謂折衝矣（文選注作夫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後漢書注作起於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按衝者衝車折挫之也）

而太師其與焉（韓詩外傳新序雜事皆用此文）傳許（疑謂諸侯于有誤傳寫）東門無澤（姓東門字無澤）年穀（說文穀穀熟也）對曰（今本脫曰字據太平御覽增）以告

晏子（太平御覽作公問晏子）和則年穀熟（太平御覽作安以政平政和則上下和上下和則年穀熟）不成君之意（太平御覽作臣恐起兵而無成）怨（太平御覽作怒）酒（太平御覽作遊）山

陰數百社（蓋泰山之陰也史記集解賈逵曰二十五家爲一社）子叔昭伯（左傳昭十六年有子服昭伯杜預注惠伯之子子服回也疑即此人）通（一本作公按下文亦作公也）晏公遊於紀（今本脫氏字據太平御覽增括地志劇州縣也故紀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紀國）得金壺（今本脫壺字一本作罐字非據太平御覽器部引此文訂正）丹書（一本作月非據太平御覽改）蠚（說文無此字字林蟲毒也玉篇乃乎切蟲下毒也）

鱢（說文鱢鮏臭也玉篇先刀切）紀有書何以亡也（言其書可傳不當亡國）懸之閭（古人門閭皆有銘）注之壺（一本作誡一本作其辭非隱益爲韻）吾少之時（一本作吾之少時）愚者（太平御覽作人）噎（說文飯窒也）雖速（太平御覽作苟）亦無及已（說苑雜言篇以爲子路語石父也）晏子使（韓詩外傳作聘）檻（疑當爲[illegible]字之誤也）邀（初學記作遽說文遽疾也經文作邀）仲尼送之（初學記仲尼送之反命門弟子曰）不計之義（初學記作不詳之證）維晏子爲能行之（韓詩外傳用此文）曾子

將行（說苑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荀子記亦有晏子曾子之言而楊倞注荀子謂晏子先於曾子曾子之父皙孔子弟子此云送曾子亦好事者爲之與其言頗拙）軒（說苑作軒非軒與言爲韻）不若以言（意林作贈人以財不以言太平御覽作不若贈人以言）請以言（荀子作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煣（今本作揉據楊倞荀子注所引訂正說文煣屈申木也玉篇而九切以火屈木曲考工記揉輻必齊鄭氏注揉謂以火槁之荀子勸學篇作輮按揉俗字輮借字）圓（楊倞注圓作員）槁暴（考工記轂雖敝不藃鄭氏注藃藃暴陰柔後必橈減幬革暴起陸德明音義藃步角反劉步木反一音蒲報反楊倞注槁枯暴乾）不復嬴矣（楊倞注荀子勸學篇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按嬴挺聲相近）故君子慎隱煣（荀子大略篇君子之隱栝不可不謹也慎之隱與檃通謂隱栝荀子性惡篇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和氏之璧（藝文類聚引琴操（梁氏作）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璞（初學記有此字）獻懷王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玉石以爲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云云按晏子已稱和氏之璧則非懷王時亦非平王之時有獻玉亦非懷王平王子奈以錯誤不可反以疑此書）井

里之困也（意林作井里璞耳荀子大略篇和之璧井里之厥也楊倞注井里里名厥也未詳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謝侍郎云說文橛門梱也梱門限也意林不解乃改爲璞最衍字宋人刻石稱門限爲石闌按厥與困皆石塊耳）存國

之寶（意林作則以寶）蘭本（蘭與藁本二草名也郭璞本草經蘭草一名水香藁本一名鬼卿一名地新陶宏景云今東間有煎澤草名蘭香本草云藁本可作沐藥面脂荀子大略篇作蘭茝藁本故定以爲二草而勸學篇作蘭槐之根是爲芷（芷當是茝誤）則本又疑根）也

湛之苦酒（高誘注呂氏春秋湛浸也湛讀瀋漬之瀋荀子大略篇作漸於蜜醴勸學篇作其漸之滫）不佩（荀子勸學篇作服佩與服聲義皆相近）麋醢（說苑作蘼醢蘼當爲蘭之譌當是麋本攷譌以醢乃薦其香）而賈

馬匹矣（說苑作既成則易以匹馬）所湛（一本作湛非）必求（一本脫求字）擇鄰（今本作鄉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訂正說苑作居荀子勸學篇作鄉）辟（讀如避）汨常（說苑作反常說文從汨也玉篇）

汨亦汨字汨古沒切汨沒按汨字從日與汨羅字異）不可不慎也（意林作可不慎乎荀子大略篇說苑說並篇用此文）中牟（史記集解瓚案地理志云河南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瓚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

土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漯水之北宋隆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按五鹿在魏州元城縣東十五里鄴郡相州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

在此山側也）反（太平御覽作衣）負芻（史記正義作薪）塗（新序太平御覽作途是塗俗字）父（新序作甫）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官府身爲僕也呂氏春秋新序）

作穷人累（新序作系）之史記承其誤則云越石父在縲紲中按此云負芻息於塗側又云見使將歸又云我猶且爲臣請贖於拘則非縲人也）何爲爲僕（今本下爲字作之據文選注改）是以爲僕也（太平御覽作不免飢凍爲僕）

人臣僕一作課儀以爲人臣僕）以贖之（使償其贖也呂氏春秋新序文選注太平御覽作贖）怒（文選注作立）暴也（詩傳暴疾也）巾（新序作佰）臣我（文選注作臣僕）嚮（新序作向是）出見

之（一本作出請見）之意（呂氏春秋作志）不識其辭（呂氏春秋作祭而不留辭將行者不識辭新序同）停離（說文通訓定聲系某于甘切）此全功之道也（呂氏春秋作世俗詩新序亦士詩）

所此文）晏子薦以爲大夫（史記列傳用此文）泯子午（姓泯字子午）然吾失此何之有也（太詳）北郭騷（姓北郭名騷）結罘

罔（今本罘作果據呂氏春秋訂正說文罟也徐鉉曰隸書作罘）捆蒲葦（捆當爲稇說文絭束也玉篇始有捆字口衮切織也孫也其紲也呂氏春秋作捆捆正字稇借字捆俗字）織屨（呂氏春秋作緝屨注一作葩屨）踵

門（說文說一曰往來兒）願乞所以養母者（藝文類聚作說以養母）犇（藝文類聚作奔）養其（藝文類聚作及）身伉（高誘注呂氏春秋伉當玉篇去浪切說苑藝文類聚作亢）奉笥而

從（今本脫笥字據呂氏春秋補）造于君庭（藝文類聚作造於君廷）不若死（呂氏春秋藝文類聚作先死）請以頭託（說苑作請絕頸）奉以託退而自刎（今本

作春以諷諫呂氏春秋作春以託弱文穎案作乃自殺劍當爲劾荀子議兵篇引是縊試諫而殆頸柄依注當爲殆非也呂氏春秋與荀書退而自殺說文劾辠也或作殺復者呂氏春秋作覆矣闕說文闕尊也呂氏春秋作高誘注闕傳寅也說苑作懸亦

愈不知士甚矣呂氏春秋士亦待說苑相與待用此文說苑作堅不作罷過因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文說此多秀高糾說苑作穀糾穀聲相近正其君說苑作不能成政嘗干嬰之

行說苑作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祿說苑作過何足以補君乎說苑君道篇用此文之長也是以辭一本脫下三字晏桓子名弱卒晏嬰麤衰左傳

作縗說文縗服衣六寸博四寸直心食粥左傳作鬻唯卿爲大夫鄭氏注此平仲之謙辭也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左傳襄公十七年文同又見家語以聞家語作問

雜下

男一本作男子是而賈賈集當作賈賈讀亦如此二字疑涉來字誤甚馬肉於內也說苑作求買馬肉也國莫之服說苑政理篇用此文殺嬖說文殺惡所疾也曰

殺嬖太平御覽作犯殺而棄說文作棄而不能說文作不當莫若教也說苑政理篇用此文敢文選注作田太平御覽作遊梧丘留僞聚丘常涂梧丘坐睡說文

羅盘羅也有五丈夫文選注作見一丈夫韋廬說苑作衛廬文選注作徙衛敢文選注作出敢太平御覽作田罟而駭獸文選注作來逐獸非故殺之斷其頭

太平御覽作故並斫其頭而葬太平御覽作埋公令人掘而求之文選注令作命太平御覽作掘其葬處求之下有果加其首非同穴文選注作孔穴爾雅釋首數孔出孔即穴嘻文譆名嘗一本

作嗛非此君只見君爲君惛白骨文選注作公今尸骨之乃思及白骨知說苑作智君子之爲善易矣說苑君子作人君篇用此文不踰說苑作適下同不踰也當

是時之鉄柏常騫字柏常名騫梟詩大雅瞻卬爲梟爲鴟傳梟鴟惡聲之鳥爾雅釋鳥梟鴟郭璞注土梟說文梟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从鳥頭在木上按此即說文所云梟也莊子秋水篇鴟鵂夜撮蚤察秋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

山即此物一名雒說文雒雒也一名雒留據說解人注甫留此鳥名駒鵂又作格其鳥晝伏夜行爲怪也（宋釋音義）貫誼賦謂之服斯鵂不祥注淮南謂之鵋鵙皆即此物耳此都下一作鵂者梟字假借亦與鵂聲相近梟與鴟實二鳥也爾雅梟鴟鴟鵂鶹注鵂鶹一名鵋鶀與所注鵂鶹殊不

同

鸛 一本作詩非 鴞 鳥與梟同若聲相近故作鴞字鴞之一字前後各異傳寫之失也 翌 說苑作翼此假音字 福兆 說苑作名 仰 一本作抑非 薄斂 說苑作薄賦斂 且無 說苑脫無字非 令

君知之 說苑辨物篇用此文 柏寢之臺 封謹案少君凡上上有故朝等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而此云新成又召大臣宣之則是景公時始有此臺少君固妄言也括地志柏寢臺在青州千乘縣東北二十一里 師

開 按師名開 室夕 王念孫曰夕與邪語之轉也呂氏春秋明理篇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高誘注言其室邪不正徙正其坐也夕又有西義周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鄭氏注不正東鄉不正西鄉故下云國之西方以尊周也 公曰

太平御覽作公說之曰 具書 今本具作其據風俗通改太平御覽作晏子說其故占夢者請反其書非 毋反書公 風俗通下有穀所夢三字 將已 太平御覽作將愈也 之力 風俗通太平御覽作功 教臣

風俗通下有對字 且 風俗通作將 以占 風俗通作臣非 則不信矣 意林作使占夢者占之占者至門晏子使對曰公將瘳也與二日鬭日陽也不勝疾將退也三日而愈公賞占夢者占夢者辭曰晏子之力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臣若自

對則不信也 使臣 風俗通下有身字 公兩賜之 風俗通作公召晏而使兩賜之 不蔽人之能 風俗通祀典篇用此文 瘨 說文久病也 瘍 說文瘍頭創也非此義又痒瘍也說瘍當指玉篇疑

問擇音按療疾醫也 孰何如 意林作欲見不得問國子國子曰 如未孰李 意林作色如日大如未孰李誤 隨 隨與墮聲相近玉篇橢狹長也前或謂下隋 歷辨 隋猶橢器中絕謂之辨辨爽注辨半分

也郭璞注中辨皮也屬盛以皮爲之中裂殷辨與 剔 剔與敗通 跳 說苑作蹶非玉篇蹶初又切 蹶 一本俱作蹴整俗字當爲蹶一非互異寫者之失 不敏 說苑作佞佞與敏聲相近知古人有不佞者猶不敏也或以爲不敏語佞者未然矣

以諸侯之禮 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以晏子短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晏子短小使楚意林作楚王以晏子短小 楚人爲 意林作楚人作 延 太平御覽作迎 使狗國者 意林

作往詣狗國、 使楚 意林作使入楚初學記作來使楚 此門 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狗門 更道從大門入 意林作不可從狗門入也從大門入 齊無人邪 太平御覽作今

齊無人邪使子爲使今本無下四字意林作齊之臨淄都無人邪非 成陰 說苑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作帷帳下云成雨則此當爲陰 踵 說文踵跟也踵追也接與多通用踵 何爲 意林作容太平御覽作謂 不肖者使

不肖主 太平御覽作使賢者使於賢國不肖者使於不肖之國一亦作主今本主作王非說苑亦作主 故直使楚矣 太平御覽作楚王耳一作也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將至楚 說文楚作荊太平御覽作聘楚 淮

說苑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淮俱作江 則爲枳 列子湯問篇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櫾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化爲枳焉說苑作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說文枳木似橘 嬉

一本作懸說文懸說樂也　寡人反取病焉意林作晏子使楚楚王令左右縛一人作盜者過王問何處人也對曰齊人也王視晏子齊國善盜乎晏子曰橘生江南江北則枳爲地土使然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臣不知也楚人自取殃耳藝文類聚六十二十五八十八七平御覽七百七十九用此文不同皆以意改之故不備錄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並說文作幷　當去剖說苑上有橫字　不然說苑無不字　臣非不知也韓詩外傳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田桓子說苑田作陳　浮高誘注淮南浮猶罰也　麋鹿之裘玉藻麛裘青豻褎卿大夫之服　棧軫之車考工記棧車欲弇鄭氏注士乘棧車說文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玉篇作棧柳考工記車軫四尺鄭氏注軫輿後橫木　而駕駑馬以朝太平御覽作晏子衣緇布之衣而駕羸馬棧軫之車而牝馬以朝與今本大異不知何故麋裘本卿大夫之服羽字又後文所無疑後人意改棧又牝馬爲之　君命浮子禮記投壺若是者浮鄭氏注晏子春秋曰對者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晏以罰梁丘據浮或作匏也作符按此晏乃浮無字與鄭氏所引不同疑尚有逸出之事爲後人刪去　之爵今本作其爵據說苑改　是則說苑作則是　以覩今本作睹據說苑改以下云非敢爲國受之知

古之賢臣今本作君據說苑改　國族今本作旅族據說苑改　君之外隸臣之所職今本外作內據說苑改　播亡今本亡作之據說苑改　意者說苑作主者誤

開士說苑作辟士　爲我浮無宇也說苑臣道篇用此文　若美山然藝文類聚作樂　盡目力不知厭藝文類聚作君子若美山然松柏既多矣望之而目不知厭　佗說文佗負何也周書曰佗佗碩夫　部婁說文附婁小土山也春秋傳曰附婁無松柏部與附聲相近　未登善句　見歲若月言借歲爲過知月也　欒氏高氏欒施字子旗高彊字子良

田氏鮑氏田無宇諡桓子鮑國諡文子　虎門杜預注左傳公門　庶者今本作禁者非　怨利生孽左傳怨作蘊杜預注蘊畜也孽妖害也蘊與怨聲相近疑據此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則當竝作怨爲別直是怨惡之怨左氏取此改其文義然可見　劇左傳作莒與劇不同括地志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紀國密州莒縣故莒子國　慶氏亡同上第二章末云及慶氏亡語意未了疑接此章後人割裂之　邶殿杜預春秋釋例闕

夫生厚左傳作夫民生厚是　慢左傳作嫚　所謂幅也沈啓南本有注云改作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夫離治求富禍也慶氏知而不行是以失之我非惡富也恐曰愼宜後求我富恐失富不敢受之也　平陰左傳襄十八年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杜預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　稾邑地理志有橐縣屬山陽郡疑橐爲齊邑郡國志高平侯國故橐章帝更名　髡說文髡鬄髮也　飭與飭通　度讀如宅　宗

君宗尊也左傳伯宗史記作伯尊　商漁鹽商同商說文行賈也　若是其貪也藝文類聚作如此其貪乎　致千金與布租說苑作今吾致千家之賦一於晏子　十總總即

（稷毀前字說文布之八十縷爲稯玉篇子公切說苑作升）五百（太平御覽作三百）故再拜而不敢受命（說苑臣道篇用此文）五卯苔茱（周禮醢人菹鄭氏注卯水草杜子春讀茆爲卯元讀若卯癸也若卯浴省字周禮醢注茆水中魚衣鄭氏注荇菜說文菨水衣茱荇菜也）臺（晏子語以前爲主反其往地叢原姑與淺累鉅昭注齊之四邑臺或即駘哀六年公子陽生入齊使胡姬以安孺子居賴又遷之於駘杜預注齊邑按在今青州臨朐縣界）無鹽（郡國志無鹽屬東平國本宿國任姓）營丘（今青州臨淄是也）趣齊搏以求升土（趣當爲趨言皆爭地也）惡有不肖父爲不肖子爲封邑（言惡于不肖仍致斯殺）欲更（藝文類聚作欲使更）晏子之宅（韓非作欲更晏子之宅爲之圖）容焉（藝文類聚作居此宅疑後人依左傳改亂之）嗣之（藝文類聚作代）愀然改容（韓非作造然變色按造愀相近）詩曰（小雅巧言之詩）其是之謂乎（韓非外儲篇用此文）迺許之（說苑南木下有注云或作晏子使魯比其反也景公爲毀其鄰以益其宅晏子反歸之待於郊使人復於公曰臣之貧頑而好大宅也乃通於君於君大其居臣之罪大矣公曰夫子之鄉惡而居小故爲夫子爲之欲夫子居之以按其人也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鄰今君若於君者惟其居則毋卜已後氏之先人卜與臣鄰吉臣可以違後氏之卜乎夫大居而逆鄰歸之心臣不願也請辭按今本晏子與左傳文同刪去此文疑後人妄以左傳改此書也毋卜其居卜其鄰舍居與舍爲韻舍從余得聲猶是三代之文勝於左氏疑左氏取此韻錄之）朝夕見（藝文類聚作相見）隱而顯近而結（隱居而隱其名親近而結於君）待承命（藝文類聚作待命）倍（倍與負聲相近故與背通）輅車（說文輅車輪前橫木也此當爲路車借字言大車）遂讓不受（說苑臣道篇用此文）脫粟之食（初學記設讌部注食作飯說文粟嘉穀實也舂米之有稃者爲粟脫粟兒粟言出於稃而未舂也）炙三弋（詩箋弋射說文作惟繳射飛鳥也言炙食三弋）耳矣（前文作而已與此音相近）故難及也（說苑述本篇用此文）𥁕（爾雅釋詁盈也）賞之以三歸（韓非外儲說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論語八佾篇子曰管氏有三歸包咸注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或說說苑云三歸之臺以爲臺名非也說苑善說篇以居三歸耳此云賞之以三歸韓非云使子有三歸之家非蓋明矣）楹語也（太平御覽作詩語曰也）竊（節服任字爲竊部任字也誤）

外篇上（俗本以此爲內篇）

釋衣冠（韓詩外傳釋作解，太平御覽作去冠破裘）左右（新序作侍者）仁人亦樂是夫（太平御覽作仁者亦樂此）趣（新序作趨）朝服（韓詩外傳作朝服而至，今本校改字非）請去禮（韓詩外傳無此句，文理不貫）畏禮也（今本作畏禮義也，據韓詩外傳、新序無義字）久同（邪本丙同為館）淫蠱（韓詩外傳、新序蠱作酒）嗛（說文：口有所銜也）吾以彰晏子之教也（韓詩外傳、新序並用此文）景公置酒於泰山之上（沈啓南本有此章，俗本皆刻去，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皆有之，太平御覽上作陽）歎（今本作嘆，俗本據藝文類聚改）撫其髀（說文：髀，股也）怫（說文：怫，鬱也。玉篇：意不舒治也。今本作拂，非也，扶勿切）怯（說文：怯，多畏也。杜林說，怯从心。玉篇：怯，懼也，畏也，去劫切）寊（說文：寊，恐也）景公飲酒樂（俗本以此章移置公疥遂痁之後，非）爽鳩氏（杜預注：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季萴（杜預注：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逢伯陵（杜預注：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杜預注：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古若（一本作若古，非）敢（左傳作因）梁丘據（左傳作子猶，稱其字）燀（說文：燀，炊也）詩曰（商頌烈祖之篇）且平（詩、左傳作既平）奏鬷（詩作鬷假，傳：鬷，總也；假，大也。左傳作鬷嘏，禮記中庸作奏假，鄭氏注：奏大樂於宗廟之中。此作奏鬷，未詳）故詩曰（國風[illegible]之詩）專一（左傳作壹）詒（杜預注左傳：詒，疑也）詩周流（左傳作周說，杜預注：周，密也。說，猶明也。音義傳本皆作流，此五句皆相對，不應獨作周說，古本有作疏者，宋注謂周為密，則與疏相對，宜為疏耳）詩云（大雅文王之詩）詩曰（杜預注左傳：逸詩也）泳（泳一本作詠，按泳即詠之俗字）景公疥遂痁（事在昭二十年）陳言（一本同左傳作信）諸侯主（今本皆作諸侯之主，據左傳改）掠（說文新附有此字，云：虜掠也，或作掠。按漢書武紀作略）淫縱（左傳作從）戚媚（一本同左傳，戚作寵）澤之萑蒲（說文：萑，蓷也。引春秋傳曰：澤之目蒲）布常無藝（爾雅釋詁：法，常也。常亦為法，藝當為埶，即臬假借字。臬為射準的，布法其準也）公疾愈（左傳無此句，俗本移此章在景公飲酒樂章之前，今據沈啓南本）鼓（當為鼓）鷹（說文：雁，鳥也。雁即今鷹字，故爾雅釋鳥云：鷹，大也。鳩與鳴鳩同類而大，鷹鳩相近，本草經有鳲鳩，亦謂鶻也，名鶻鵃是也。西乃為鳥出聲，按此與晁說不合，其必非為殷明白，說文自有鶂字从隹）偪有所聚（今本偪作逼，據說苑改）困府（詩傳：困者為倉廩，府者，財所藏也）由偪之也（今本作逼，據說苑改）一薀何足恤哉（說苑無公字，據用此文）篝室（說文：篝，笭也。玉篇：竹籠。許慎車上覆也。士見(?)文選篝作背，從是）樆（說文：樆，山矜切。玉篇：息六切）闓（一本作遐）旒（說文：旒，旌旗之游也）纓紘琉耳（說文：紘，冠卷也。玉篇：紘，冠維也。琉，俗字。玉篇：琉，充耳也。說文無琉字）黍帶（一本作大帶）景公坐於路寢（俗本以此章）垾（玉篇：水堤也，胡旰切）芣（說文：芣，艸）羅

說文布殺也 詩曰小雅車舝之詩 弇成適孔叢作弇成匡形相近未知孰誤 順弟孔叢作弟弟 又嘗爲孔子門人孔叢作其父嘗爲孔子門人 祔柩未葬

書未附葬於其父 偪樹左傳昭二十五年偪樹所以藉幹者說文偪部方木也引春秋傳曰偪部薦幹此作樹與部聲相近 擁札摻筆說文札牒也摻即操字異文 蹶然說文蹶跳也跳躍也 腰當爲要俗加月

輓說文引車(一本作之)也 宇溜說文雷屋水流也溜通 烏棲說文西鳥在巢上西或从木妻此作棲後人俗字 絛纓依當爲絛說文扁緒也玉篇絛飾也 滿朝朝當爲期 惙惙爾雅釋訓惙惙憂也

景公好弋韓詩外傳作好弋公出燭雛守之也 燭鄒說苑作燭雛韓詩外傳作顏斲聚文選作顏涿聚此盜顏字一本作顏涿聚呂氏春秋作顏涿聚之大盜學於孔子 公怒詔吏殺之藝文

類聚作公召欲殺之 其罪而太平御覽而作乃 汝藝文類聚作爾 是罪一也藝文類聚作一罪也下作二罪三罪 公曰勿殺太平御覽作公曰勿殺而謝之 寡人聞命

矣韓詩外傳說苑正諫篇並用此文 稿也稿所未詳 周杜預注左傳密也 而務與君至義者也晉取窮於外而不務對於勤近隱以義結於君 助一本作劫 讒夫佞

人之在君側者文選注作讒佞之人隱在君側 㷀去文選注引作云去此乃治矣去下今本疑脫四字 見不足以知之者言見所不足而能知之 恚也恚與悲通 希

說文作稀此省文 僈當爲慢說文玉篇無僈字類篇僈謨官切態也又莫晏切惰也 逡當爲逡巡即逡巡 粗一本作麤 砦猶倮而高概者也一本作猶倮而聲高概者(據史所引) 司馬

子期姓司馬字子期 楚說文楚古文野此省字 上計漢書武紀受計於甘泉顏師古注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今之諸州計帳也 饑一本作飢下同 并重說苑作并會是 權宗說苑作權家 寡人無

復與焉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動地高誘注淮南子動發也 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閒淮南作句星在房心之閒高誘注句星客星也房宿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房心四字此作四通 偉

淮南作惶說文惶恐也 陳子陽淮南作田子陽高誘注田子陽齊臣也 可謂忠上而惠下者也淮南道應訓用此文 易共偽字假音 備藏同猶藏音猶藏也 高糾

今本作糺即糾字俗也說苑作樛音之轉 仄陋俗本作反陋 不舉四維將不正說苑作有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本四作日非也文維車蓋維也 狐之白裘晏子親士皆千狐之裘非一狐之白也 茈

未詳茈爲紫草疑紫之省紫色者 反一本作返 君子也句上脫晏子二字孔叢詰墨篇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此作莊公壯與孔叢云怯者不合莊公好勇疑作怯之誤

晏子果君子也已上二章黃之寀本從元刻本皆刪去今據沈啓南本補入餘篇次第亦多錯亂皆訂正

外篇下

爾稽墨子作浩居稽浩居音相近　浩裾墨子作浩居孔叢作浩倨　緩於民今本綏作緩非墨子作繁於樂而好淫人於民因舒知為綏字墨子作而淫人　建事墨子作立命而怠事建怠於事也建疑逮之誤逮亦晏宗假晉與　久喪道哀墨子作宗喪循哀孔叢引晏子作崇喪遂哀　子民墨子作慈民孔叢作務為慈　異于服勉于容墨子作機服勉容　道墨子作導　盛聲樂以侈世墨子作盛容修飾以蠱世　繁登降之禮墨子下有以示儀三字　觀衆墨子作勸衆　博學不可以儀世墨子作儒學不可以議世　兼壽不能殫其教墨子作絫壽不能盡其學　究墨子作行　營世君說文營惑也高誘注淮南營惑也二通　以淫愚其民墨子作以淫遇民　其道也不可以示世今本脫其道字世字據墨子增　導民墨子作導衆孔叢作家非　移墨子作利　導衆存民墨子作導國先衆　留其封今本脫封字據墨子增　仲尼迺行墨子非儒篇此作孔乃恚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云云疑本晏子春秋後人以其詆毀孔子乃刪去其文改為仲尼迺行四字墨子非儒篇又載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為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丘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荊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僇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而孔丘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為亂非仁義之本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乎貺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與白公同也亦晏子春秋本文後人刪去者疑在此章之前蓋晏子知之　鞠語鞠語名語疑即晏魚字魚語相近　埋當作貍俗从土　不羨於便事言便事而已不求餘也　路世之政道事之教言市名於道路一本道作導非　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孔叢引晏子作先生奚不見晏子乎　影當為見　望儒今本儒作孺據孔叢改　爾同邇

然仲尼見之(孔叢詰墨用此文)渾(此渾字假音)其過之識(晉其識過人)之林(一本作材)設以相齊(孔叢設作數)有齊(孔叢作適齊疑有齊爲適齊)故

困於陳蔡之間(孔叢詰墨用此文)可以無亡也(强謂兄亡爲殿此章及下六章俗本刪去)對曰不(不識知否)可遺(異時遺爲顧)可怒(相去怒爲願)三

人朝俱曰(初學記作三人俱來朝皆曰)衝之(衝讀如撞初學記作撞)其氣下回而上薄(初學記作氣不和卽上薄)婢妾(太平御覽作婢子)東郭(今本作在郭據太平御覽引作東郭慰俗字)無靡(太平御覽作無情)羽人(同羅羽人下士二人與抱官同徒)乘龍舟(藝文類聚作乘龍文選注作舟今訂定作乘龍舟)揖(藝文類聚作揖)破黃布(今本破作彼據文選注藝文類聚訂正)詳問(文選注作作問通俗文問作詳此辭也)亦詳對之也(已上七章據沈啓南本與楊保本增入)咳(與閡通)瀏瀏(說文瀏深也故若牢(讀爲寥))細(藝文類聚作小)蟲(今本作蟲據文選注藝文類聚改)蟲(文選注作故俗字)蟲不爲驚(藝文類聚作飛乳去來而蚊不覺)命曰焦冥(列子湯問篇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唯

休相(姓雅名休相)標(當作摽)游於菑(太平御覽作遊菑說苑作游邵國志平昌有菑鄉韓非作遊少海)死(太平御覽作卒)公乘侈輿服繁駔驅之(說苑作乘輿素服驅而驅之文選注作公繁驅而驅按韓非作趨駕煩且之乘副繁且駔馬名煩繁且駔爾相近說文駔壯馬也一曰馬蹲駔也文選注作駔駔形相近字之誤耳)而因爲遲(說苑文選注太平御覽俱作自以爲遲)遬(文選注作驟太平御覽作速)行哭

而往(說苑下有至字太平御覽往作至)伏尸(說苑作屍)百姓將誰告夫(文選注作百姓誰復告我邪韓非外儲說說苑君道篇用此文)加於晏子(太平御覽下有屍七二字今本疑脫)涕沾襟(太平御覽作涕霑爾雅釋器衣眥謂之襟)公邑(卽公阜也阜邑字相似)哀盡(太平御覽作盡哀)實(射實也)公曰章(今本注云下缺據太平御覽增)食黃則黃

食蒼則蒼(藝文類聚作食黃卽身黃食蒼卽身蒼)晏子之遺行也(說苑君道篇用此文)



晏子春秋集解

校勘者　王心湛

發行者　廣益書局

發行人　周健人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　廣州　南京　長沙　北平　南昌　宜昌　漢口　開封　壽縣　重慶　成都　廣益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出版

本書現售實

（外埠酌加運費）


廣益書局